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三

學海堂

經義叢鈔

召詔日名考 元和李茂才鏡



鄭注是時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為一月二月不云

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 聲 王光

祿 鳴盛 以為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說未核今案

鄭君精於步算此破二月三月為一月二月以緯候入葑

數推知上攻下驗一一符合不僅檢勘一二年開月日也

攷之如左

入戊午葑二十九年

歲在戊午

是年文王得赤雀受命明年改元中

候我應云季秋之月甲子

案殷九月辛丑朔甲子二十四日也

赤雀銜丹書入

皇清經解 卷之三 頁三

經義叢鈔

豐止于昌戶再拜稽首受

案乾鑿度是年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五歲

以元法四千五百六十除去之餘四百八十五不滿紀法一

千五百二十為入紀年以六十去之餘五命起甲寅筭上得

是年歲在戊午置入紀年四百八十五以葑法七十六除之

得積葑六不盡二十九為入葑年置積葑六命甲子一癸卯

二壬午三辛酉四庚子五己卯六筭外得戊午葑

詩大明疏鄭注尚書

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厯案殷術甲寅元此亦甲

寅元故云用殷術然劉歆所說殷術周公六年始入戊午葑

實與此不同

入葑三十年

未

文王受命元年

入葑三十一年

庚申

二年

入部四十九年

戊寅

周公辟居東都成王年十三

入部五十年

巳卯

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年十四

入部五十一年

庚辰

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居攝元年

入部五十二年

辛巳

二年

入部五十三年

壬午

三年

入部五十四年

癸未

四年 封康叔作康誥成王年十八稱孟

侯

入部五十五年

甲申

五年 作召誥

置入部年五十五減一餘五十四以章月二百三十五乘之

得一萬二千六百九十如章歲十九而一得六百六十七為

積月不盡一十七為閏餘

是年閏四月

置積月六百六十七以月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經義叢鈔

三

法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乘之得一千八百五十一萬五千

二百五十三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一萬九千六百九十

七為積日不盡七十三為小餘以六十去積日不盡一十七

為大餘命起戊午筭外得一月乙亥朔置一月朔大餘一十

七小餘七十三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一

月大餘三十一小餘七百九十二半命如前得一月己丑望

又置一月朔大餘一十七小餘七十三加大餘二十九小餘

四百九十九得二月朔大餘四十六小餘五百七十二命如

前得二月甲辰朔

置二月朔大小餘加大餘一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得二月望大餘一十餘三百

五十一半命得二月己未望

一月一日乙亥朔

二月一日甲辰朔

二日丙子

二日乙巳

三日丁丑

三日丙午 三月惟丙午胎

四日戊寅

四日丁未

五日己卯

五日戊申 越三日戊申

六日庚辰

六日己酉

七日辛巳

七日庚戌 越三日庚戌

八日壬午

八日辛亥

九日癸未

九日壬子

十日甲申

十日癸丑

十一日乙酉

十一日甲寅 越五日甲寅

十二日丙戌

十二日乙卯 若翼日乙卯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經義叢鈔

四

十三日丁亥

十三日丙辰

十四日戊子

十四日丁巳 越三日丁巳

十五日己丑 壁

十五日戊午 越翼日戊午

十六日庚寅 惟二月既壁

十六日己未 壁

十七日辛卯

十七日庚申

十八日壬辰

十八日辛酉

十九日癸巳

十九日壬戌

二十日甲午

二十日癸亥

二十一日乙未 越六日乙未

二十一日甲子 越七日甲子

二十二日丙申

二十二日乙丑

二十三日丁酉

二十三日丙寅

二十四日戊戌

二十四日丁卯

二十五日己亥

二十五日戊辰

二十六日庚子

二十六日己巳

二十七日辛丑

二十七日庚午

二十八日壬寅

二十八日辛未

二十九日癸卯

二十九日壬申

三十日癸酉

劉歆三統術說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後七歲而崩明年周公攝政元年案校鄭少一年又以召誥洛誥俱攝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晦

竝與鄭不合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五

王制里畝算法解 上元談教諭泰

五經中罕言算術惟王制論里畝及之然孔與鄭異陳又與鄭孔異欲折中綦難矣總憲梅循齋先生著赤水遺珍中有方田度里一篇正王制註疏之誤其法以原數立算與鄭康成註互合但所列諸率不明言乘除之數恐觀者無從稽核而經義難明爰引先生本文逐句疏解并用三率互視法詳推如左而記文訛誤及孔疏陳註之粗疎亦不辨而自明焉

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

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

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方望谿析疑云東田疑秦人語也

按王制此條卽古異除同乘之法同文算指謂之變測西人謂

之三率互視其法以先有之兩率相乘以一率除之得四率勿
庵先生名文鼎即循所謂以同實成其比例者也說見平三泰

考諸儒之說惟正義最謬蓋既以八寸為尺自當以八分為寸

未有折尺而不折寸者陳雲莊駁之是也然雲莊於單步下誤

加寸分則又疎矣及觀梅氏之法則與孔氏陳氏俱不符孔氏

陳氏用折數梅氏用原數用各不同而得數則一若以算術繁

簡論之則梅說較捷焉

一率 今步積四千零九十六寸為法

二率 古田一萬步

三率 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相乘得六千四百萬寸為實

四率 今田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法除實得此數

皇清經解 卷五言金 經義叢鈔 六

按梅氏此法以今步積比古田積若古步積比今田積乃三率

別調也蓋今步積比古步積少二千三百零四寸則今田積比

古田積反多五千六百二十五步與常法大別又按梅氏原文

以古步積為二率今改為三率以古田積為三率今改為二率

者一則比例之理較明一則二三率原可互易也後倣此

赤水遺珍又曰求里法以古步八尺與百里相乘為實按此

八尺以縱言也與方田不同田以長闊合計之里則止以直

度之故不用積數其曰與百里相乘者以八十寸乘一百里

得八千里為實也又按求畝法以畝化步今以今步六尺四

寸為法上言八尺必化為八十寸者以今步六尺下有零寸

子所作乘除實如法而一得一百二十五里為今里數
皆四率論 一率 今步六十四寸為法

二率 古一百里

三率 古步八十寸 相乘得八千寸爲實

四率 今一百二十五里 法除實得此數

按求里之法與求畝同理皆三率互視之術但不以積數比例耳今步比古步少一十六寸則今里比古里反多二十五里亦與常法異

赤水遺珍又曰古今同用周尺惟步法不同故以古今步法

相較即得田里之差今疏注兩家俱將古今尺折成十寸立

法已迂而得數又復舛誤 疏算得今田一百五十二畝七十一

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計算得今田一百五 故爲正之

按梅氏謂以古今步法較即得田里之差其說是也至謂折成

皇清經解 卷三 貢三 經義叢鈔 七

十數爲非法恐未然何者折數與本數所得無異但較捷耳若

據算理而言則仍以折實者爲當蓋既以古步之積通百畝亦

當以今步之積通一畝既以百畝通爲萬步亦當以百里通爲

三萬步矣 桓十五年穀梁傳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 今一切去之而悉從簡法

則於數雖合而於理有未備也

又按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六寸自乘得二百五十六寸

爲一步所餘之積更以萬步乘之當剩出二百五十六萬寸滿

今步積得六畝二十五步以減古百畝積數仍餘六千一百四

十四萬寸復以今步積收之得一百五十畝合之共一百五十

六畝二十五步與三率互視術無異不知孔疏陳註何以誤也

禮記義疏算法 上元談教諭奏

予既考赤水遺珍畢復讀

欽定義疏其法以折數立算而

得數亦自渾合始知梅氏之說固有不盡然者不可不知也爰

取義疏本文詳釋如左

義疏曰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為古一步

謹按此一尺當百寸又按

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

梅氏以八尺自乘以乘百畝為實此以古步折為古百畝之積

實之數自乘以乘百畝為實則與梅氏不同

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

謹按梅氏以今步六尺四寸自乘為法此以陳氏折實之數自乘為法亦與梅氏不同

為今一畝之積以

方百畝之積為實以今一畝之積為法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

二十五步即古百畝當今畝之數也

按梅氏之法自謂簡捷可免折實之繁今觀義疏即以陳雲

莊所云五尺一寸二分以正孔疏之誤者詳衍算術與赤水

遺珍所得無異可謂以矛刺盾矣然其為異除同乘則無弗

合也試仍以三率排之

一率 今步積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分為法

二率 古田一萬步 相乘得四十億九千六百萬分為實

三率 古步積四十萬九千六百分 法除實得此數

四率 今田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

又按義疏言畝數甚晰蓋以正陳氏之誤耳然里數未之詳也今依求畝法推之其數亦與前合擬補如後

法曰以古步六尺四寸乘百里三萬步得一萬九千二百尺

為古百里之數 梅氏以百里乘古步八尺為實此以百里通為三萬步乘六尺四寸為實又以今

步五尺一寸二分與每里三百步相乘得一千五百三十六尺爲今一里之數梅氏以今步六尺四寸爲法此以每里乘今步爲法以古百里之數爲實以今一里之數爲法除之得一百二十五里爲古百里當今里之數也

一率 今一里一十五萬三千六百分爲法

二率 古一步六百四十分 相乘得一千九百

三率 古百里三萬步 二十萬分爲實

四率 今一百二十五里 法除實得此數

此條算數雖合而三率比例之理未顯不若仍以今步五百十二分爲一率方與二率相準如以三萬步爲三率則所得之四率爲三萬七千五百步再以三百步爲里收之則得數仍相符而比例之理了然矣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三

經義叢鈔

九

若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爲一率古步六尺四寸爲二率古百里爲三率亦得百二十五里爲四率蓋今步與古步若古里與今里也是爲捷法

按求里之法必如義疏所云其理始明若梅氏概從簡捷則立算根源無從考究矣第立算雖殊而得數則一由前之法則以簡勝繁由後之法則以繁知簡不妨並存以徵其同異沈括所謂算術不思多學者此也然非深知常法而遽從事於簡則舛錯多端莫可窮詰是又算家所當知

又按康成之法正義全未通曉所釋里畝諸數牽強支離并非立法本意得義疏及遺珍發明之則有目共觀炳若日星

矣其中分合異同非研精九數者固難與問津而近世讀經之士皆視爲不急之務置而不觀此經學所以難明而六藝久爲絕學也

王制井田算法解 上元談教論泰

禮王制記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八州
州二百一十國

又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
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
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
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三

經義叢鈔

十

此計畿外八州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實數也方千里者縱橫

各一千里一千箇一千里積實得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縱橫

各一百里一百箇一百里積實得一萬里開方法如此方者

皆以平方面積
計算下倣此方千里者是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百亦是一

百萬里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也方百里者三十是

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七十是七十萬里置一百萬里

減三十萬里 卽方百里者
三十之數餘七十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三

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也方七十里者縱橫各七十里七

十箇七十里積實得四千九百里方七十里者六十是二十

九萬四千里方百里者二十九是二十九萬里方十里者縱

橫各十里十箇十里積實得一百里方十里者四十是四千

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二十九萬四千里故曰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四十是四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六千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四十萬零六千里置七十萬里卽其餘方百里者七十之數減二十九萬四千里卽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餘四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方五十里者縱橫各五十里五十箇五十里積實得二千五百里方五十里者百二十是三十萬里方百里者三十亦是三十萬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也方百里者十是十萬里方十里者六十是六千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十萬零六千里置四十萬零六千里卽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之數減三十萬里卽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之數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三

經義叢鈔

七

也
數餘十萬零六千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又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二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

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此計天子畿內九十三國之實數也方百里者九是九萬里方百里者九十一是九十一萬里置一百萬里卽方千里之數減九

萬里即方百里者九之數餘九十一萬里故曰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

百里者九十一也方七十里者二十一是十萬零二千九百

里方百里者十是十萬里方十里者二十九是二千九百里

以上二數相加亦得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故曰方七十里者

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方百里者八十

是八十萬里方十里者七十一是七千一百里以上二數相

加得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置九十一萬里即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之數

減十萬零二千九百里即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之數餘八十萬零七千一

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七十一也方五十

里者六十三是十五萬七千五百里方百里者十五是十五

萬里方十里者七十五是七千五百里以上二數相加亦得

十五萬七千五百里故曰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

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也方百里者六十四是六十四萬

里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九千六百里以上二數相加得六十

四萬九千六百里置八十萬零七千一百里即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

者七十一之數減十五萬七千五百里即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之數餘六十四萬

九千六百里故曰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也或疑方千里者一即是方百里者百何為重言之歟曰古

經質直凡書開方之數皆言方邊而不言方積取其文句整

齊數目簡易若以積實推步鋪敘連篇則是算博士之筆轉

滋昧者之疑矣其云方千里而以方百里計者蓋方千里之

地封方百里之國位數參差未能兩兩相減故以方千里變

爲方百里者百也置方百里者百減方百里者三十餘方百里者七十豈不明白易曉乎七十箇方百里封六十箇方七十里位數亦不符故以方百里者七十變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也有方百里而又有方十里者二十九萬四千里卽方七十里者六十之數惟二十九萬里可以變爲方百里者二十九其餘四千里不滿方百里之數又以方十里通之故云方十里者四十也方百里者二十九整數方十里者四十零數猶通分法之以整帶零也置方百里者七十減方百里者二十九餘方百里者四十一復於四十一算內方百里者七十有整無零故就所餘方百里整數再減方十里零數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四十以所取一算變爲方十里者百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減方十里者四十餘方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三

經義叢鈔

三

十里者六十以上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此所餘四十箇方百里六十箇方十里封二百二十箇方五十里位數亦不符故以方五十里者一百二十變爲方百里者三十也三十萬里卽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之數恰得一百二十箇方五十里故有整數無零數也置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減方百里者三十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若七歲內封國之數推法亦同置方百里者百減方百里者九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九十一箇方百里封二十一箇方七十里必以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變爲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二十九也十萬零二千九百里卽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之數惟十萬里可以變爲方百里者十其餘一千九百里不滿方百里故帶零數方十里者

二十九共爲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置方百里者九
十一減方百里者十餘方百里者八十一復於八十一算內
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八十以所取一算變爲方十里者百
減方十里者二十九餘方十里者七十一以上共餘方百里
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此所餘八十箇方百里七十一箇
方十里封六十三箇方五十里位數不同故以方五十里者
六十三變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也十五萬七
千五百里卽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之數惟十五萬里可以變爲方百里者
十五其餘七千五百里不滿方百里故帶零數方十里者七
十五共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置方百里者八
十方十里者七十一減方百里者十五餘方百里者六十五
復於六十五算內取其一算餘方百里者六十四以所取一
算變爲方十里者百與方十里者七十一相加得方十里者
一百七十一其餘方十里者七十一不足減方十里者七十
五之數故就所餘方百里整數內取其一算化
爲方十里者若干加
入七十一方足減數減方十里者七十五餘方十里者九十
六以上共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古人運
算之精微行文之細密也

或又謂其餘方百里者七十若變爲方七十里者幾何其餘
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若變爲方五十里者幾何畿
內封國亦倣此推則位數兩兩相等於步算不更捷歟曰此
說似矣而爲數甚煩試細計之方百里者七十爲方七十里
者一百四十二方十里者四十二減方七十里者六十餘方

七十里者八十二方十里者四十二與其餘方百里者四十
方十里者六十相等又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爲方
五十里者一百六十二方十里者十減方五十里者一百二
十餘方五十里者四十二方十里者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十
方十里者六十相等此畿外之數也畿內則方百里者九十
一爲方七十里者一百八十五方十里者三十五減方七十
里者二十一餘方七十里者一百六十四方十里者三十五
與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方百里者
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爲方五十里者三百二十二方十里
者二十一減方五十里者六十三餘方五十里者二百五十
九方十里者二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
十六相等夫數旣相等又何必爲此迂曲哉

或又謂方千里者方百里者方七十里者方五十里者俱變
爲方十里則位數均平有整數而無零數文法不更明晰歟
曰如此則算數愈煩且與上下文法不類試細計之方千里
者爲方十里者萬方百里者三十爲方十里者三千置方十
里者萬減方十里者三千餘方十里者七千與其餘方百里
者七十相等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
置方十里者七千減方十里者二千九百四十餘方十里者
四千零六十與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又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十里者三千置方十里者四千零
六千減方十里者三千餘方十里者一千零六十與其餘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相等此畿外之數也畿內則方百里者九爲方十里者九百置方十里者萬減方十里者九百餘方十里者九千一百與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相等又方百里者九十一爲方十里者九千一百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十里者一千零二十九置方十里者九千一百減方十里者一千零二十九餘方十里者八千零七十一與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相等又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十里者一千五百七十五置方十里者八千零七十一減方十里者一千五百七十五餘方十里者六千四百九十六與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相等以上通就方十里計算有整無零法雖易明而與上下文勢不類數

亦太煩若以此行文則無復質直之體況得數無異又何庸更張乎

或又謂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各數竟併作一次減不更捷歟曰併三次減爲一次減亦未爲非而記文不用者爲其太略觀者不能明晰且於文體不稱故也試細推之以方百里者三十作三十萬里以方七十里者六十作二十九萬四千里以方五十里者百二十作三十萬里三數相加得八十九萬四千里以減方千里之一百萬里餘十萬零六千里卽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也此畿外之數也又以方百里者九作九萬里方七十里者二十一作十萬零二千九百里方五十里者六十三作十五萬七千五百里三數相

加得三十五萬零四百里以減方千里之一百萬里餘六十四萬九千六百里卽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也此畿內之數也以上用積實數推算若依記文所變之數則方百里者三十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方百里者三十以上四數相加得方百里者八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以減方千里之方百里者百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此畿外之數也又方百里者九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以上五數相加得方百里者三十五方十里者四以減方千里之方百里者百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此畿內之數也

又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三

經義叢鈔

七

此計畿內外井田之地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故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也方十里者是一百里方一里者百亦是一百里一里九百畝百里九萬畝故曰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也方百里者是一萬里方十里者百亦是一萬里百里九萬畝萬里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者以十萬爲一億故曰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也方千里者是一百萬里方百里者百亦是一百萬里萬里九百萬畝百萬里九萬萬畝今云九萬億畝者以萬億爲萬萬故曰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也一段之中兩

億字上下不同鄭註分晰最明孔疏亦覺其失陳雲莊譏孔氏承誤釋之者非也今錄註疏及諸家之說考訂於後

鄭註曰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疏曰一節十里之方爲田九萬畝十節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節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也

皇侃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

陳澧曰一節百里之方旣爲九十億畝則十節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節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案億有大小兩數大數萬萬爲億小數十萬爲億若依大數則方百里者爲田九百萬畝方千里者爲田九億畝依小數則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田九千億畝皆與記文不甚合陳澧以爲誤是也然記云方百里者九十億畝是從小數方千里者九萬億畝又似從大數故鄭氏兩存其說以億爲十萬以萬億爲萬萬姑爲調停之法所謂依文解義者皇氏亦謂億數不定萬億祇是萬萬與鄭註同但一節中兩億字不應互異從來無此文體以萬萬爲億未嘗不可以萬億爲萬萬則近於傳會矣康成明知記文之誤而遷就以求合康成非不解算者夫依大數言九

萬箇一萬萬依小數言九千箇一萬萬皆不得合萬億二字
爲萬萬也若以萬億爲萬萬是一萬爲一億矣有是數乎

又曰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
畝

方三千里是三千箇三千里得九百萬里一百萬里九萬萬
畝以九因之得八十一萬萬畝上文以萬億爲萬萬此亦相
承用之故曰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也論文義
當爲八十一萬億畝方氏以八十下萬億二字爲衍文未嘗
不是然孔氏分晰甚明蓋言八十箇萬億之外更有一箇萬
億此記文質直處陳雲莊譏孔氏承誤釋之非也今錄註疏
及諸家之說考訂於後

鄭註曰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九州之大計
孔疏曰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
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
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
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
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方慤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陳澧曰方百里爲田九
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
之也

案方三千里是九百萬里從大數爲田八十一億畝從小數
爲田八萬一千億畝亦與記文不合蓋上文以方千里爲九

萬億畝故此亦以八十一萬億畝計算孔疏已明言之陳氏言八萬一千億畝則是而謂孔氏誤釋則非孔氏何嘗不知記文之誤乎方氏以上萬億二字爲衍於義亦通但孔疏言八十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共八十一萬億畝於文理初無害亦不必定作衍文也

又案里數畝數十百千萬以次遞升位數參差易於目眩卽算氏名家少一粗疎便失其序今依數列表庶初學一覽卽明具如左方

里數表

方一里 積一里

九百畝

方十里 積一百里

九萬畝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全

經義叢鈔

手

方百里 積一萬里

九百萬畝

方千里 積一百萬里

九萬萬畝

方三千里 積九百萬里

八十一萬萬畝

億小數表

一億

十萬畝

十億

一百萬畝

百億

一千萬畝

千億

一萬萬畝

萬億

十萬萬畝

億大數表

一億

一萬萬畝

十億

十萬萬畝

百億

一百萬萬畝

千億

一千萬萬畝

一里方積表

方一里者一積一里縱一里橫一里

九百畝

方一里者十積十里縱十里橫十里

九千畝

方一里者百積一百里縱十里橫十里

九萬畝

方一里者千積一千里縱一里橫一千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三

九十萬畝大數

九億畝小數

方一里者萬積一萬里縱一百里橫一百里

九百萬畝大數

九十億畝小數

方一里者十萬積十萬里縱一里橫十萬里

九千萬畝大數

九百億畝小數

方一里者百萬積一百萬里縱一千里橫一千里

九萬萬畝大數

九千億畝小數

方一里者九百萬
九又卽方三千里者一

積九百萬里縱三千里橫三千里卽方十里者九萬亦卽方百里者九百又卽方千里者

八十一萬萬畝 大數
八萬一千億畝 小數

十里方積表

方十里者一 積一百里縱十里橫十里

方十里者二十九 積二千九百里縱十里橫二百九十里

方十里者四十 積四千里縱十里橫四百里

方十里者六十 積六千里縱十里橫六百里

方十里者七十一 積七千一百里縱十里橫七百一十里

方十里者七十五 積七千五百里縱十里橫七百五十里

皇清經解 卷三 算三

方十里者九十六 積九千六百里縱十里橫九百六十里

方十里者百 積一萬里縱十里橫一千里卽方百里者一

五十里方積表

方五十里者一 積二千五百里縱五十里橫五十里卽方十里者二十五

方五十里者六十三 積十五萬七千五百里縱五十里橫三千一百五十里卽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亦卽方十里者一千五百七十五

方五十里者百二十 積三十萬里縱五十里橫六千里卽方百里者三十亦卽方十里者三千

七十里方積表

方七十里者一 積四千九百里縱七十里橫七十里卽方十里者四十九

方七十里者二十一 積十萬零二千九百里縱七十里橫一千四百七十里卽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一亦卽方十里者一千零二十九

方七十里者六十積二十九萬四千里縱七十里橫四千二百里即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亦即
千九百四十

百里方積表

方百里者一積一萬里縱一百里橫一百里即方十里者百

方百里者九積九萬里縱一百里橫九百里即方十里者九百

方百里者十積十萬里縱一百里橫一千里即方十里者一千

方百里者十五積十五萬里縱一百里橫一千五百

方百里者二十九積二十九萬里縱一百里橫二千九百

方百里者三十積三十萬里縱一百里橫三千

方百里者四十積四十萬里縱一百里橫四千

方百里者六十積六十萬里縱一百里橫六千

皇清經解 卷五百三

經義叢鈔

三

方百里者六十四積六十四萬里縱一百里橫六千四百

方百里者七十積七十萬里縱一百里橫七千

方百里者八十積八十萬里縱一百里橫八千

方百里者九十一積九十一萬里縱一百里橫九千一百

方百里者百積一百萬里縱一百里橫一萬里即方十里者一萬

千里方積表

方千里者一積一百萬里縱一千里橫一千里即方百里者百亦即方十里者一萬

方三千里者一積九百萬里縱三千里橫三千里即方千里者九亦即方百里者九百又即方十里者九萬

王制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

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

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

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千
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
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
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 大國三十故此云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
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
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
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
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個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
方二然則二十個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方有
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

皇清經解

卷五夏三

經義叢鈔

三

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
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
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
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個百里之方封
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
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闡田
又曰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
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里者十
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
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
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

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個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漆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個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個五十里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又曰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鄭註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夫各依支解之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按論語云步百爲畝

是長一百步澗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澗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澗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澗一里

又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旣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

又曰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旣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

皇清經解

卷五言全

經義叢鈔

三

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註之前書本旣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卽云此經萬億者卽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委未知孰是故備存焉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解 欽汪徵君萊

尙書洪範言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日行黃道出入赤道二十三度半強弱極南則爲冬至極北則爲夏至南北中則爲二分此日之行有冬夏也月行白道出入黃道五度有奇月之弦望借

日爲光日行南北隨時不同月之晦朔弦望因以異向此月之行有冬夏也若漢志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所謂九行者除黃道不計有青白赤黑各二乃指月之朔望二日宗動天所掣左旋經圈而言此二圈月月不同約而識之則爲八節春時日行黃道東而月合朔亦在東故曰立春春分從青道秋時日行黃道西而月合朔亦在西故曰立秋秋分從白道冬時日行黃道南而月望在北故曰立冬冬至從黑道夏時日行黃道北而月望在南故曰立夏夏至從赤道春秋冬夏朔望異主者由八節之分啟閉當朔者分至必當望分至當朔者啟閉必當望者從一而言則啟閉與分至之方恒相反故互而言之而入行適合於時令已

皇清經解

卷五頁三

經義叢鈔

七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觶中解 欽汪徵君萊

按日一歲行天一周每日所至各有所當之宿是爲日在某宿日入西地平後二刻半以內爲昏日出東地平前二刻半以內爲旦此昏旦之頃自北極至正午地平一線上有某宿在焉是爲昏旦某宿中統計一歲而言則日無乎不在昏旦亦無乎不中若據定某月節氣或中氣之日而言則日之在某宿因古今時代而不同恒星東行以生歲差故也昏旦某宿中因南北居處而不同北極高度不齊晝夜永短不一故也月令所紀秦法秦天官無可細核漢與秦時相接都相近孔穎達疏首舉三統術以釋之當矣此仲秋之月一經舉正於中應取秋分之數以合之既主秋分適當黃赤道相交之點南北異地可以不論惟

作三統術時已當漢末日之所在必憑當時實測上考秦世應
加差三度三統術稱秋分在角十度秦時約在亢一度與經日
在角不合稱去日九十九度之女三度爲昏中今刊本作一百六度傳寫誤也
加三度約在女六度井二十一度爲旦中加三度約在井二十
四度與經昏牽牛旦觜觶亦不合其日所在及昏中不過越在
數日前旦中則相距一月餘矣若取四分術所列宿度及昏旦
中星以徵之則合者二不合者一四分列秋分在角四度四分
術作於後漢章帝時加歲差亦不過三度餘而黃道宿度角分
十三日纏當論黃道則正在角宿之中半一合也列秋分昏中
牛五度少加歲差三度餘爲八度而赤道牛宿正八度中星當
論赤道不逾牽牛之限二合也惟旦中井十六度少加以歲差

皇清經解

卷五十三

經義叢鈔

天

則觜觶旦中仍在秋分前二十餘日爲不合故孔疏云凡十二
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畧不細與術數齊
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又云星有隱見時有早晚或前星已
過於午或後星未至正南也然三統術三者皆不合於經四分
則合其二矣蓋古今宿度不同距星任人所指安知秦時所分
宿度不與唐都所分以後之宿度大異而適如經所云乎然不
可攷矣

千乘之國解 欽汪徵君菴

出軍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遂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一成
百井出車一乘載于司馬法者昭然論語千乘之國是合境而
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而生畏者耳試取司

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而約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
九萬夫城郭宮室涂巷等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
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
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廬里場圃之等九
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里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卿
三致仕卿三宜殺千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
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
二十里疎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
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
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遂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

六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經義叢鈔

五

王朝列國紀年

烏程凌明經塾

古以歲星紀年以干支紀日歲星與太歲恒相應歲星右轉太
歲左行太歲之前二辰爲太陰亦爲歲陰

太歲爲陽猶言天盤是也太陰爲歲陰猶

言太歲天盤上之地盤也

天官書云以攝提格歲歲陰左行在寅歲星右轉

居丑

丑謂星紀

星居丑則大歲在子攝提格十二名主太陰非主太

歲也後太陰太歲溷而爲一班氏天文志承用史公之文乃曰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云云於是太歲超辰之法亡而歲星亦不
可以紀歲疇人子弟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如漢志高帝元
年太歲在午而後人以爲乙未太初元年漢史謂太歲在子而
後人以爲丁丑何況遠溯春秋時之年紀哉雖然好古拔俗眈
乎其人若服氏之注左傳鄭氏之注周官於古法猶有紀及之

者孔冲遠雖不明于其術然于詩正義以武王伐紂爲歲在辛未于春秋正義十二公之首必云是歲歲在某次則先儒相承之古法未盡沒也知歲星卽知太歲所在知太歲所在則王朝列國之年可紀矣余故于學春秋之暇旣表其嬗代興廢而尤亟亟歲星之辯以存古法于未墜俾後之學者知所攷焉

平王

名宜白

武王伐紂歲在鶉火至平王四十九年凡四百年中

超三辰按三統術星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孔冲遠不諳推算誤謂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故以隱公元年爲己未而於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三十一年越得歲二文又不得不用服注龍度天門

皇清經解

卷五頁十三

經義叢鈔

三

之說蓋大雅正義所引七十六歲爲一蔀二十蔀爲一紀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凡紀首皆歲甲寅日甲子者乃誤用四分術也四分無超辰法故以隱元爲己未若以三統歲術推之則是歲歲在豕韋太歲當作甲寅其引三統術魯隱公元年歲在己未今漢志並無其文且四分三紀而爲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首或甲戌或甲午不必皆甲寅而孔尙未知之也故十二公之首疏云是歲歲在某次者乃賈服相傳古法非冲遠所能及此然於數千載下使二百四十二年歲星所在指掌可得者則又藉于冲遠不沒古人之善也

四十九年

歲在豕韋太歲在甲寅魯隱公息姑元年蔡宣公考

父二十八年曹桓公終生三十五年衛桓公完十三年晉鄂侯邠二年曲沃莊伯鱗十一年鄭莊公寤生二十二年北燕穆侯七年齊僖公祿父九年宋穆公和七年杞武公

二十九年陳桓公鮑二十三年秦文
公四十四年楚武王熊通十九年

五十一年平王崩孫桓王林立宋穆公九年卒兄宣公
子與夷立是為廌公

桓王

元年歲在實沈太歲在丁巳魯隱公四年蔡宣公三十一年曹
桓公三十八年衛桓公十六年州吁弒桓公而自立衛人

殺州吁而立桓公弟晉是為宣公晉鄂侯五年曲沃莊伯十
四年鄭莊公二十五年北燕穆侯十年齊僖公十二年宋殤
公元年杞武公三十二年陳桓公二十六年

年秦文公四十七年楚武王二十二年

四年滕侯蒙卒宣公嬰齊立曲沃莊伯十七年卒
子稱立是為武公秦文公五十年卒寧公立

五年蔡宣公三十五年卒
子封人立是為桓侯

八年魯隱公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子允弒公自立是為
公奔衛鄭伯使
許叔居許東偏

九年北燕穆侯十八
年卒子宣侯立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全

經義叢鈔

三

十年魯桓公二年滕子朝魯宋殤公十年督
弒其君與夷而立穆公子馮是為莊公

十一年晉哀侯九年曲沃武公七年武公獲
晉哀侯晉人立哀侯子是為小子侯

十三年晉小子侯三年曲沃武公九年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
殺之陳桓公三十八年卒佗殺大子免而自立踰年不

詩

十四年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侯弟緡于翼為晉侯曲沃武
公十年

秋蔡人殺陳佗立太子
免之長弟躍是為厲公

十六年晉侯緡二年曲沃武公十二年春滅翼犯武公四
十七年卒子靖公立秦寧公十二年卒子出子立

十八年曹桓公五十五年卒
子射姑立是為莊公

十九年鄭莖公四十二年卒祭仲立公子忽是為昭公宋
人誘執祭仲使立公子突是為厲公忽出奔衛

二十年衛宣公十九年卒子朔立是為惠公陳厲公
躍七年卒太子免之子朔林立是為莊公

二十二年北燕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齊僖公三十三年卒
子諸兒立是為襄公秦出子六年參父等三人率賊

賊出子武公立
三庶長伏其罪

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他立鄭厲公四年出奔蔡世子忽復歸于鄭是為昭公秋厲公突入

于櫟許叔問亂入于
許是為穆公新臣

莊王

元年歲在大梁太歲庚辰魯桓公十六年蔡桓侯十九年曹莊公六年衛惠公四年奔齊公子黔年立晉侯緡十年曲沃

武公二十年鄭昭公元年北燕桓侯二年齊襄公二年宋莊公十四年杞靖公八年陳莊公四年秦武公二年楚武王四

十五年許穆公二年

二年蔡桓侯二十年卒弟獻舞立是為哀侯鄭昭公二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亶

三年魯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夏四月丙子齊侯使秋齊侯殺子亶鄭立子儀齊襄公四年

四年王使榮叔追錫魯桓公命魯莊公元年陳莊公七年卒立大子免之少弟杵臼是為宣公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五

五年宋莊公十八年卒子捷立是為閔公

六年夏五月葬桓王北燕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

七年楚武王五十一年卒子熊貲立是為文王

八年魯莊公五年鄭黎來朝魯後為小邾子

九年衛惠公十二年復入于衛黔牟八年奔周

十一年齊襄公十二年無知弑其君諸兒而自立

十二年齊人殺無知襄公弟公子小白立是為桓公

十三年蔡哀侯十一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楚文王六年

十五年莊王崩子僖王胡齊立宋閔公十年萬弑其君捷而立公子游宋人殺游而立閔公弟

御說是為桓公

僖王

元年 歲在鶉火太歲乙未魯莊公十三年蔡哀侯十四年曹莊公二十一年衛惠公十九年晉侯緡二十五年曲沃武公

侯於北杏以平宋亂宋桓公元年北燕莊公十年齊桓公五年會諸公立陳宣公十二年秦武公十七年楚文王九年許穆公十七年鄭厲公二十一年子儀十

二年 鄭厲公二十一年子儀十

三年 曲沃武公滅晉侯緡以寶獻王王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

晉侯緡二十七年曲沃武公三十七年

四年 秦武公二十年卒弟德公立邾莊公卒子瑱立

五年 僖王崩子惠王闋立 晉武公三十九年卒子詭諸立是為獻公

惠王

元年 歲在星紀太歲庚子魯莊公十八年蔡哀侯十九年曹莊公二十六年衛惠公二十四年晉獻公元年鄭厲公二十五年北燕莊公十五年齊桓公十年宋桓公六年杞共公五年陳宣公十七年秦德公二年卒子宣公立楚文王十四年

皇清經解 卷三 晉金

經義叢鈔

三三

穆子瑱二十二年許穆公二十二年

二年 燕衛入寇立子頽 蔡哀侯二十年卒于楚子盼立是為穆侯楚文王十五年卒子堵敖熊羆立

四年 春鄭號殺王子頽 鄭厲公二十八年卒子捷立是為文公杞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

五年 楚堵敖熊羆三年熊頽紂堵敖而自立是為成王

六年 曹莊公三十一年卒子僖公夷立是歲歲星超實沈入鶉首太歲亦超乙巳入丙午

八年 衛惠公三十一年卒子懿公赤立

十一年 邾子瑱十二年卒子遯立是為文公

十三年 秦宣公十二年卒弟成公立

十四年 薛伯卒

十五年 魯莊公三十二年秋八月癸亥公薨冬十月其仲使圍人學弑公子般于黨氏公子啟方立是為閔公曹僖公立是為昭公

十七年 魯閔公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弒公于武闈成

子申是為戴公戴公卒弟穆公任好立

十九年 北燕莊公二十三年卒子襄公立

二十一年 許穆公四十二年卒子僖公業立

二十二年 杞惠公十八年卒子成公立

二十四年 曹昭公九年卒子共公襄立小邾子朝魯

二十五年 惠王崩子襄王鄭立

襄王

元年 歲在媯訾太歲丙寅魯僖公九年蔡穆公二十四年曹共

殺之荀息立公子卓鄭文公二十二年北燕襄公七年齊桓公四十年陳宣公四十二年秦穆公九年楚成

王二十一年邾文公十五年許僖公五年

皇清經解 卷五 晉全

經義叢鈔

晉

二年 晉里克弒卓子晉立

四年 陳宣公四十五年卒子穆公款立

六年 蔡穆侯二十九年卒子莊侯甲午立

九年 齊桓公四十四年卒子無虧立

十年 宋襄公九年伐齊齊人殺無虧立公子昭是為孝公

十五年 晉惠公十四年卒子懷公圉立宋襄公十四年卒子成公靖公共公德公至桓公姑容共九十六年而無成

公一代謙周徐廣俱云惠公生成公桓公與糸本合

十六年 天王出居於鄭 秦穆公二十四年秦納文公重耳是為

稱元年大書文公元年於魯僖公二十五年下非也晉惠公卒于魯僖公二十二年九月而經書于魯僖二十四年冬

者蓋文公定位而後告也 史記紀年皆與左氏合

十七年 晉侯納王 衛文公二十五年卒子成公鄭立

十九年 齊孝公十年卒弟昭公
潘立把桓公四年朝魯

二十年 成公三年夏四月出奔楚六月復歸于衛冬晉執衛侯
歸于京師陳穆公十

六年卒子共公朔立

二十二年 衛成公五年
復歸于衛

二十四年 晉文公九年卒子襄公驩立鄧
文公四十五年卒子穆公蘭立

二十五年 魯僖公三十三年冬十有二
月乙巳薨子興立是為文公

二十六年 楚成王四十六年世子商王
弑其君頹而自立是為穆王

三十年 許穆公三十四年
卒子昭公錫我立

三十一年 晉襄公七年卒趙盾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既
而背之立太子夷皋是為靈公秦穆公三十九年卒

子康公
營立

三十二年 宋成公十七年卒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宋
人殺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為昭公

皇清經解 卷五 夏 三

經義叢鈔

三

三十三年 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頃王

元年 歲在析木太歲乙亥魯文公九年蔡莊侯二十八年曹共
公三十五年卒子文公壽立衛成公十七年晉靈公三年

鄭穆公十年北燕襄公四十年卒子桓公立齊昭公十五年
宋昭公二年杞桓公十九年陳共公十四年秦康公三年楚

穆王八年邾文公四
十八年許昭公四年

四年 魯文公十二年朝魯稱伯
桓公二十二年朝魯稱伯

五年 陳共公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楚穆王十二年卒子
莊王旅立邾文公五十二年卒子纓且立是為定公

六年 頃王崩子匡王班立 齊昭公二十年卒子舍立公子
商人弑舍而自立是為懿公

匡王

元年 歲在實沈太歲乙巳魯文公十五年蔡莊侯三十四年卒
子文侯申立曹文公六年衛成公二十三年晉靈公九年

鄭穆公十六年北燕桓公六年齊懿公元年宋昭公八年杞
桓公二十五年陳靈公二年秦康公九年楚莊王二年邾定

公二年許昭公十年

二年 宋昭公九年襄公夫人王姬弒昭公而立公子鮑是為文公

四年 魯文公十八年春二月丁丑公薨襄仲弒子惡及視而立公子倭是為宣公齊懿公四年齊人弒其君商人立公子元是為惠公秦康公十二年卒子共公

公稻立昔弒其君庶其渠邱公朱立

六年 匡王崩弟定王瑜立 晉靈公十四年趙盾弒其君夷

定王

元年 歲在析木太歲辛亥魯宣公三年蔡文侯六年曹文公十

子靈公夷立北燕桓公十二年齊惠公元年鄭穆公二十二年杞桓公三十一年陳靈公八年秦共公三年楚莊王八年邾定

公八年莒渠邱公三年許昭公十六年

二年 鄭靈公元年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而立其弟公子堅是為襄公秦共公四年卒子桓公繫立

五年 北燕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美

七年 衛成公三十五年卒子穆公速立滕昭公卒子文公壽立晉成公七年卒子景公孺立

八年 齊惠公十年卒子頃公無野立陳靈公十五年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子午立是為成公

九年 陳成公元年楚人討夏徵舒殺之冬楚人入陳

十年 莒渠邱公十二年卒厲公季佗立

十二年 曹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廬立

十五年 蔡文侯二十年卒子景侯固立許昭公三十年卒子靈公甯立

十六年 魯宣公十八年冬十月壬戌公薨子黑肱立是為成公楚莊王二十三年卒子共王審立

十八年 衛穆公十一年卒子定公臧立宋文公二十二年卒子共公固立

二十年 鄭襄公十八年卒子悼公費立北燕宣公十五年卒子昭公立

二十一年 定王崩子簡王夷立

簡王

元年 歲在鶉尾太歲壬申魯成公六年蔡景侯七年曹宣公二年衛定公四年滕文公十五年晉景公十五年鄭悼公二年宋弟成公踰立吳壽夢元年北燕昭公二年齊頃公十四年楚共王六年鄭定公二十九年許靈公七年

二年 吳壽夢二年春伐邾秋入州來始見經

四年 齊頃公十七年卒子靈公環立

五年 晉景公十九年卒子厲公州蒲立

八年 曹宣公十七年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

九年 衛定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行立秦桓公二十八年卒子景公立莒厲公二十年卒密州立是為黎比公

十年 宋共公十二年卒子平公成立許靈公十六年遷于葉

十一年 滕文公二十五年卒子成公原立

十二年 北燕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昭定公四十年卒子宣公慳立

皇清經解卷三音全 經義叢鈔

毛

十三年 魯成公十八年秋八月己丑公薨子午立是為襄公晉厲公八年變書中行偃弑其君州蒲而立公子周是為悼

悼

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靈王

元年 歲在大火太歲丙戌魯襄公二年蔡景侯二十一年曹成公七年衛獻公六年滕成公四年晉悼公二年鄭成公十四年卒子僖公髡頑立吳壽夢十五年北燕武公三年齊靈

公十一年宋平公五年杞桓公六十六年陳成公二十八年秦景公六年楚共王二十年鄭宣公三

年昔黎比公六年許靈公二十一年

三年 陳成公三十年卒子哀公溺立

五年 杞桓公七十年卒子孝公句立

六年 鄭僖公五年如會未見諸侯卒于鄭簡公嘉立子緄子朝魯

十一年 吳壽夢二十五年卒長子諸樊立一名遏

十二年 楚共王三十一年 卒子康王昭立

十三年 衛獻公十八年出 奔齊殤公剽立

十四年 晉悼公十五年 卒子平公彪立

十六年 鄭宣公十八年 卒子悼公華立

十七年 曹成公二十三年 卒子武公滕立 北燕武公十九年 卒文公立

十八年 齊靈公二十八年 卒子莊公光立

二十二年 杞孝公十七年 卒 弟文公益姑立

二十三年 北燕文公立 年卒懿公立

二十四年 吳子遏十三年 伐楚門子巢 卒弟餘祭立 齊莊公六年 崔杼弑其君光 弟景公杵臼立

二十五年 衛殤公十二年 甯喜弑其君剽 獻公復歸 于衛許靈公四十五年 卒子悼公買立

二十七年 靈王崩 景王遺立 北燕懿公四年 卒子惠公欽立 楚康王十五年 卒子郝敖麋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三

景王

元年 歲在元枵 太歲癸丑 魯襄公二十九年 蔡景侯四十八年 曹武公十一年 衛獻公三十三年 卒子襄公惡立 滕成公

三十一年 晉平公十四年 鄭簡公二十二年 吳餘祭四年 閻 弑餘祭弟夷昧 立北燕惠公元年 齊景公四年 宋平公三十

二年 元年 杞文公六年 陳哀公二十五年 秦景公三十三年 楚 敖元年 鄭悼公四十九年 世子般 弑 蔡景公四十九年 世子般 弑

二年 其君固而自立 是為靈侯 魯襄公三十一年 夏六月 辛巳 公薨 秋九月 癸巳 子野密

三年 公子稠立 是為昭公 昔 黎比公三十五年 昔 人弑其君密 州子展 興立

去疾 奔齊

四年 楚郝敖 四年 公子圍 弑其君麋而自立 是為靈王 改名虔 鄭悼公十五年 卒 莊公穿 立 昔 去疾 自齊 入于昔 是為著

邱公 元年 展輿 奔吳

六年 滕成公三十六年 卒 悼公寧立 北燕 惠公六年 出奔齊 小邾子來朝 魯

八年 秦景公四十年 卒 子哀公立

九年 杞文公十四年卒

十年 衛襄公九年卒子靈公元立

十一年 北燕惠公三十年卒悼公立
陳哀公三十五年春陳侯之弟昭殺陳世子偃師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十二年 許悼公十四年遷于夷

十三年 晉平公四十四年卒子昭公夷立
宋平公四十四年卒子元公佐立

十四年 蔡靈侯十二年夏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子申楚公子
棄疾帥師圍蔡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五年 鄭簡公三十六年卒子定公鞅立北燕
悼公五年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十六年 蔡世子有之子廬歸于蔡是為平公元年北燕悼公六
年卒共公立陳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是為惠公元
年楚靈王十二年公子比弑其君虔公
子棄疾殺比而自立是為平王改名居

十七年 曹武公二十七年卒子平公須立莒著邠公十四年
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邠之弟庚輿立是為共公

十八年 吳夷昧十七年卒子僚立是歲歲星超鶉首入鶉火大
歲超庚午入辛未服子慎所謂有事于武宮之歲龍度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堯

天門是也

十九年 晉昭公六年卒
子頤公去疾立

二十年 魯昭公十七年
小邾子朝魯

二十一年 曹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北燕共公五
年卒平公立許悼公二十三年遷于白羽

二十二年 許悼公二十四年夏世
子止弑其君買弟斯立

二十三年 蔡平侯八年
卒子朱立

二十四年 蔡朱出奔楚平侯弟東
國立是為悼公元年

二十五年 景王崩子猛立王室亂冬十月王子猛卒弟敬王句

立

敬王

元年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歲在降婁大歲己卯魯昭
公二十三年蔡悼公三年

卒于楚弟昭侯申立曹悼公五年衛靈公十六年滕悼公二十一年齊景公二十九年鄭定公十一年吳王僚八年北燕平公五十八年秦哀公十八年楚平王三十年杞平公十七年陳惠公庚與奔魯齊納郊
公許男斯四年

二年 杞平公十八年
卒于悼公成立

三年 魯昭公二十五年秋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
于陽州宋元公十五年卒子魯公頭曼立

四年 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魯昭公二十六年公

居于鄆楚平王十三
年卒子昭王軫立

五年 曹悼公九年卒弟聲公野立吳王僚十
二年光弒其君僚而自立是為闔廬

六年 魯昭公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滕悼公二十五
年卒子頃公結立鄭定公十六年卒子獻公薑立

七年 魯昭公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
鄆公如晉次于乾侯冬十月鄆潰

八年 公在乾侯晉頃公十
四年卒子定公午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四

九年 魯昭公三十一年公在乾
侯薛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十年 諸侯城成周 魯昭公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闕冬十二月
代立是為隱公是歲正在星紀

故有越得歲而吳伐之之占

十一年 魯定公宋元年夏四月癸亥昭
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十三年 邾莊公三十四年
卒子隱公益立

十四年 曹隱公四年聲公之弟露弒隱公而自立是為靖公杞
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弟過弒乞而自立是

為僖公陳惠公二十四年卒子懷
公柳立許男斯十七年遷于容城

十五年 燕平公十九年於越入吳北
吳闔廬十年卒簡公立

十六年 鄭獻公十年許男斯十九年鄭遊速帥師
滅許以許男斯歸楚復立成是為元公

十八年 曹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陳
懷公四年卒子闕公越立

十九年 鄭獻公三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
秦哀公三十六年卒惠公立

二十二年 薛襄公十三年卒子比立

二十三年 薛弒其君比惠公夷立又名寅

二十四年 吳闔廬十九年于越敗吳于樛李吳子光卒子夫差立

二十五年 魯定公十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子高癸子哀公蔣立邾子來朝魯

二十七年 蔡昭侯二十六年遷于州來衛靈公四十二年卒孫出公輒立滕頃公二十一年朝魯北燕簡公十二年

卒獻公立

二十八年 秦惠公九年卒子悼公立

二十九年 秦昭侯二十八年為盜所殺子成侯朔立滕頃公二十三年卒隱公虞毋立

三十年 齊景公五十八年卒子荼立

三十一年 齊安孺子荼元年陳乞弒其君荼而立公子陽生是為悼公楚昭王二十七年卒子惠王章立

三十二年 魯哀公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邾隱公十九年

皇清經解 卷五 望 經義叢鈔

三十三年 曹伯陽十五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景公三十三年把僖公十九年卒子閔公維立邾隱公二十年魯

歸益于邾吳囚益于樓臺使諸大夫齊悼太子革以為政

三十五年 齊悼公四年齊人弒其君陽生而立其子壬是為簡公薛惠公率邾子益奔魯遂奔齊

三十六年 滕隱公七年卒

三十八年 吳夫差十四年于越入吳許元公二十二年卒

三十九年 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蔡成侯十年衛出公十五年晉定公三十二年鄭聲公二十年吳夫差十五年齊簡公四年陳恆弒其君王而立其弟

驚是為平公宋景公三十六年杞閔公二十一年秦悼公十一年楚惠王八十一年

年楚惠王八十一年

春秋凡二百四十二年中魯莊二十三年昭十五年兩超辰故

與後人所推甲子昭十五後相差三辰如哀十六年本已未而

今以為壬戌是也昭十五前相差四辰如閔公昭公元年皆丙

辰而今以爲庚申是也莊二十三前相差五辰如隱元甲寅而今以爲己未是也隱元上距伐紂凡四百年按魯公伯禽五年歲星超艸觜入降婁太歲超庚寅入辛卯微公二十六年歲星超降婁入大梁太歲超乙卯入丙辰懿公元年歲星超大梁入實沈太歲超庚辰入辛巳故伐紂歲在辛未而今以爲己卯則差八辰矣春秋後又二百二十五年爲秦所滅周祚凡八百六十七年昭十五至穆公二十七年周安王十九年歲星超鶉火入鶉尾太歲超乙未入丙申又至秦始皇八年歲星超鶉尾入壽星太歲超庚申入辛酉呂覽云維秦八年歲在涓灘申而今以爲壬戌相差二辰秦八年正值歲星超鶉尾入壽星太歲超庚申入辛酉故太初元在丙子而後人以爲丁丑止差一辰積年愈遠

皇清經解

卷五言三

經義叢鈔

四

差算愈多蓋古之言太歲者必與歲星相應西漢以前皆然至東漢後始以干配支六十年一轉不復知古有超辰之法但據六十甲子逆推往古雖于積年無異而于五緯之昭昭共見者與紀年渺不相涉矣爾雅以十干爲歲陽十二支爲歲陰上下相配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而漢志以爲其年在丙子者蓋其年歲在星紀太歲在子所謂焉逢攝提格者乃指太陰所在非謂太歲所在太歲在子則太陰在寅太歲在丑則太陰在卯淮南天文訓以攝提格十二名爲太陰所在是也史記麻術甲子篇云焉逢攝提格者以太陰所在紀歲名班史用爲卽太歲所在與釋天同其曰歲名困敦卽真太歲所在也翼奉以初元二年年上封事云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則又以太歲爲太

陰矣孟康注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誤也以太初元年太陰在甲寅推之則初元二年太陰當在辛亥太始二年歲星超壽星入鶉火太歲超乙酉入丙戌則甲戌乃正初元二年太歲所在也太歲在戌則太陰在子丙太歲在申則太陰在戌張晏楊傳雄張守節貨傳殖言太陰歲後二辰者以日躔之次言之耳日躔之次次寅前寅唐兵部尚書王啟撰五位圖言周桓王十年歲在甲子四月八日佛生常星不見則又以孟康之太陰為太歲矣桓王十丙寅依孟康術太陰在甲子按桓星不見歲星屬木故曰青龍相傳佛生之年在魯莊七年非桓二年也歲星屬木故曰青龍若三國志注建安二十年歲在大梁而青龍在庚子則歲星與太歲不相合古法如子與丑寅與亥必相合也而以歲星表歲反不若以干支紀歲之簡易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聖

春秋經傳閏朔表 歸安姚殿撰文田

麻法以分至為主必使常居四正之月然後歲序不愆故氣有盈朔有虛則置閏月以齊之堯典專舉四仲其定法也春秋時日官失職麻法久壞前後參錯時有不同春王正月一語先儒聚訟紛紜然如隱公七年二月十七日長至則正月乃建亥矣尙得云周正月乎自宣公初連失兩閏後此屢補屢失以至襄公之末凡五十餘年魯多通儒豈無有一二人能釐正之者乃聽其紊亂如是之久魯史繫之以王蓋是當日周麻如此故夫子亦仍而不改至於列國各隨民俗故有雜用夏商正者其赴告之文或知改從周制若其施諸國中則命月必有歧出左氏采輯作傳往往專舉四時而不言月閒有稱月而改定者亦有

遺漏未改者後人讀之難曉杜氏作長厯自謂用乾度並古今十厯以相考驗無論諸厯皆漢以後人作且多歧亾羊抑又何所適從顧氏朔閏表力糾杜孔之失乃祇是遷就日月閏日重大隨意妄置又不詳致悞之由用力勤而失彌甚矣愚謂夏正承顛頊後實爲厯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其大法必不能變春秋厯法蓋有二端一則先大月後小月凡日月率二十九日半有奇而一會每月常不足三十日漢志先藉古借半日名曰陽厯不藉名曰陰厯先大後小所謂藉半日也然小月之朔常在大月之晦名義俱不符未知周初果如此否漢鄧平實踵其法見漢志至每月皆有餘分積滿半日則下月更不須藉故有重大

之月大約常在第十七月先大後小則十七月已是大月故不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器

得不移前一月而十七月反爲小月通經傳二百五十五年中僅失三重大多一重大其後旋即補正蓋一有增脫則小大全倒陽厯轉爲陰厯也一則置閏歲終凡經傳閏月皆在是年之末又不言閏某月惟文元年閏三月當時卽譏其非禮知所謂歸餘者斷在歲終秦人稱後九月有自來矣然於古法實不合故哀公十二月蝥一傳又引夫子之言以正其失也由其定法全失遂至疏數無常故有一年再閏者文元年有一年三閏者襄十八年有二年連閏者僖三年有三年連閏者僖二十二年二十年皆由錯失在前隨時改正尋其脈絡可得而言其夏商正門法必有不同昭二十年衛有閏月殺宣姜事文在八月之下似當是閏八月或言下文賜諡子墓皆終而言之此亦可與之一例

然在某月終不能定下文杜注皆未死而賜諡及墓田傳終而
惟哀十五年傳閏月夏夫與太子入經書此事于十六年正月
是衛之閏爲魯之正乃爲衛用商正之實證杜氏誤合爲一遂
并孔子之卒而以其日斯爲過之至大者予旣深知杜顧兩家
之失幸賴僖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卽據此以爲
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爲定率復取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
譌舛者然後二千三百餘年以前之麻法粲然復明亦古今一
大快事矣旣爲表如後復撮其要書于卷端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八十三終

皇清經解

卷一千二百八十三

經義叢鈔

聖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四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唐留殿杰補編

圖丘解 □□□□□□

圖丘之禮古升中禮也漢時則以為封禪其禮益壞諸儒勿復言焉而其跡則可考而知也封禪書孔子論述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據此知禘卽封禪矣周衰禮廢禘說不存所可考者惟大司樂之三大祭猶可以求其說焉禮器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

注謂冬至祭天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八十四

經義叢鈔

一

於圖丘之上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

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格饗帝於郊而

風雨節寒暑時

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

考續燔柴禘手梁父刻石紀號

大司樂圖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

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

之圖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鐘爲宮大

蕤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

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

可得而禮矣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

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

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注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昆侖人

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禋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嘗而郊稷謂此祭天

案此是大司樂掌國子而教之成均之法也凡

樂春合諸樂秋頒其聲圖丘方澤宗廟之三大樂章其始亦合

於冬日至夏日至者也故卽以其時行三大祭

太平御覽引樂動警儀曰作樂制禮時五音始於上元戊辰夜半冬至北方子可證

地上之圖丘澤中之方丘及宗廟之中此特言其降神之樂章耳其合樂而祭之諸禮經無明文據

一變以至九變諸物畢致此卽升中於天諸所謂鳳皇降龜龍

格也大司樂所掌是教國子之法故其文不入於大宗伯圖丘

之祭於諸經無考然自古帝王易姓受命升中於天必於名山

大川刻石紀功此封禪之所由來也周自文武受命以有天下

未遑制禮至周公攝政七年之後天下太平制禮作樂推所自

出以配於天此圖丘之祭始見周官盛周之時惟成王行之而

已封禪書言七十二家莫不封禪其所紀者皆古聖王有甚盛

德周德之洽是在成王此所以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而其禮

則爲之禘虞夏商周莫不備焉鄭氏以三大祭皆爲之禘圖丘

之禘是一王受命更始之禮也故告功於名山以配天也宗廟

之禘是一王喪畢告終之禮也故告功於宗廟以合乎祖也推

三大祭之禮亦當一時連類而舉之者也古者巡狩方嶽皆歸

格於藝祖推其所由禘禮旣以所自出之祖以配於天而還卽

以合羣廟之祖於廟此所以大司樂合樂六變而天神皆降可

得而禮矣八變而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九變則人鬼皆降可

得而禮矣九變卽爲簫韶之九成夫必連類而祭者故其合樂

以至九變也鄭氏言禘者大祭天人共之見長發疏此可見圜丘方

澤宗廟三大祭實天人共之為一禘禮而已矣衰周禮廢禘說

不存諸經之所言者禘禘皆為魯禮其時圜丘方澤之禮皆亡

惟存終王之禘以行於宗廟惟大傳及喪服小記歸然尚存以

禘為配天也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注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大傳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空禘及其

高祖注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之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空禘謂無廟禘祭之於壇壝鄭志趙商問喪服

小記之大傳皆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注皆以

為祭天皇帝以饗配之長發疏案商所據是當時諸儒之注與

鄭注異饗為祖所自出稷為郊之祭天以其祖配者也公羊宣

皇清經解卷三頁十四 經義叢鈔 三

二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配配食也王者曷為必以其祖配據方父事天饗所配者為昊天上帝稷所配者為感生之帝禮

自截然自古帝王既以所自出之祖升中於名山而謂之禘更

以感生之祖配之於郊皆為大祭衰周禮廢禘說不存惟有終

王之禘行於宗廟於是禘禘紛紛而配天之說棄之蔑如諸儒

惟見南郊之祭尚在配天因以郊為大祭此大傳及喪服小記

長發大禘鄭箋郊祭天也諸言禘者鄭皆謂之郊正以圜丘方澤宗廟三大

祭缺而不行而惟終王之祭絕無配天於是以郊之祭天為大

祭矣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才禘

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有虞氏以上

尙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眾亦禮之殺也案圖丘之名惟見周官於諸經無有也然禘之禮則四代盛王皆所不廢禘則升中於名山郊於南郊祖宗於明堂自近而推之於遠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虞夏推至黃帝殷周推至帝嚳一王之興刻石紀號必推原於受姓之始其有功德於民而又必及身而王者始可以升中於天以之配天此虞夏之所以出黃帝而禘黃帝殷周之所以出於帝嚳而禘帝嚳自黃帝帝嚳而上無可追矣無可追而追之斯則仁至義盡天理人情之極也圖丘之禘以嚳配天后稷出自高辛氏之世妃可知者惟嚳因以嚳配天所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者此也而圖丘之所以爲升中之禮者幸有禮器注猶存其梗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經義叢鈔

四

概儒者生千載之後至并圖丘方澤杳冥不知其所在不亦難乎又考白虎通封禪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太山何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山基廣厚也案班氏之說蓋本之因天事天因地事地之文也後漢書祭祀志自上皇以來封泰山將祭至周七十二代謂封土爲壇柴祭告天代興成功也易姓則改封著一代之始則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巡狩修封以祭而已案古人升中於名山未嘗必在泰山也封禪書所言七十二代封禪者皆在泰山周公攝政改營於邑圖丘方澤當爲畿內之山封禪書言成王封禪則近之矣然則三大祭亦惟成王行之而已繼世之王德有不及蓋不復行是

以夫子亦不知其說漢文躬行復古使諸生採尚書王制周官

以行封禪於是漢初諸儒並以園丘之祭爲封禪之儀其跡顯

然史遷封禪書並採周禮冬日至祀天鄭氏禮注於大司樂文

無言封禪者而獨言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昆侖又大宗伯注禮天以

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地謂神在昆侖者也則此數言灼然出於封禪書者可無

疑矣封禪書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齊人公

孫卿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其後

合祠官具太一祠壇五帝壇居其下大宗伯疏引文耀鉤云中

者爲太一是天皇大帝之號又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官垣爲複道上有樓從

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上於是祠太一

五帝於明堂上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

牢案諸所言神在北極神在昆侖者是出於漢之封禪家言原

非禮經所有鄭氏亦明知園丘方澤宗廟三大祭推合於封禪

於禮經亦不甚合是以言不盡意而後人因天帝之說歸咎讖

緯不知鄭氏生當漢季園丘祀典已杳冥莫知其原不得已據

北辰昆侖之祀以漢代之所行祀典以推合於周禮意甚深也

周禮一書鄭氏所言漢儀以推合周禮者皆此意也後儒因秦

皇漢武之惑而不敢言封禪而不知一王易姓受命所以必於

名山大川以告功於天而推其所自出以配天實爲仁至義盡

天人之極則也是以鳳皇降龜龍格豈有無其應而用其事者

哉合大司樂禮器之法以觀之則園丘之爲封禪之說其跡顯

然王肅之徒以爲郊卽圜丘於是天地分祭之說執不可破而不知圜丘方澤宗廟三大祭之爲一禮也其樂合者其禮無不合也一禮者何也曰禘而已矣

禘祫考 □□□□□□

禘者大祭天人共之此圜丘方澤宗廟三大祭之所以爲一禮也推先王之意旣以所自出之祖以配於天而還卽以合羣廟之祖於廟如巡狩之歸格於祖禴也自衰周禮廢禘說不存惟有終王之禘蓋於是禘祫紛紛而禘無配天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天子之禘也諸侯及其大祖是諸侯之祫也春秋失道禘不配天於是漢儒之解喪服小記及大傳文俱以郊之配天言之而終王之禘無復配天而其禮近於祫矣

皇清經解 卷之百十四

經義叢鈔

六

漢書引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禴則日祭會高則月祀二祀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遊廣

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韋元成傳案通典卷五十又引

左氏說歲祫及壇墠句終禘及郊宗石室此則所謂終王之禘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禮也舊說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

於其大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蓋嗣世之王旣不行巡狩修封之

禮惟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禮於是亦以此爲大祭春秋之

所謂大事也元鳥祀高宗也箋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始合

祭於契之廟古者君喪三年旣畢禘於其廟而後祫於太祖明

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禘祫二字當互倒見

周禮注春秋謂之大事案陸氏釋文孔氏正義本作古者喪三年旣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無禘於其

廟而後六字陸氏所據鄭箋別本有之至南宋時周禮大宗伯

以肆獻裸享先主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

上則是禘也禘也禘言肆獻裸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言備

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

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案元鳥箋鄭氏以為古者君喪三年

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是

古禮經之說也大宗伯注以為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

年春禘於羣廟此為魯禮春秋之禮也元鳥特引古者君喪則

此自與魯禮不合孔冲遠因禮注及禘禘志皆無此言而疑禘

於其廟之說為不當獨有見元鳥疏不知禘禘志是以魯禮推合周

禮故無三年喪畢禘於其廟之說春秋吉禘於莊公公羊以為

皇清經解

卷三頁齒

經義叢鈔

七

新宮此即禘於其廟之禮其他如傳之禘於武公禘於襄公禘

於僖公皆行之於其廟要非出於無據左傳凡君薨卒哭而耐

耐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考士虞禮卒哭明日以其班

耐鄭注耐已復于寢如既禘主反其廟練而後遷廟據此知卒

哭而耐者特分其昭穆耐後仍反其主於寢練而後遷於新廟

仍烝嘗之時祭喪畢則禘於其廟而後禘於太祖禘於羣廟烝

嘗禘於廟皆祭於新廟也然則鄭箋之禘於其廟之說自出於

禮經無疑矣 雖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

大祖謂文王案此蓋成王喪畢而祭武王於文王廟也何以言

之詩言假哉皇考是斥文王也周以后稷為始祖此獨不祭於

后稷者時周禮未定尚未以禘為五年之殷祭也殷禮以禘為

時祭周自營洛以前皆肇稱殷禮此則尊禘爲五年之殷祭始也是成王終王之禮也鄭所謂大於四時而小於禘者因周以禘爲殷祭則非時祭矣而是詩之禘又言文王獨不言后禋則無羣廟合食矣故以爲大於四時而小於禘語其權 之禮云

耳周初多權宜之禮洛誥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鄭注謂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是禘亦非禘禘之祭也而亦祭於文王廟正與雝之禘太祖同爲權宜之禮非禘禘之正祭也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祭皆在后稷廟然則鄭所謂大於四時而小於禘者是權其禮意如是並無禘大禘小之說周禮注禘言肆獻禘禘言饋食著有黍稷互相備也又於王制注及元鳥箋均以一禘一禘爲殷祭是鄭氏於禘禘之禮並無輕重也王肅之

皇清經解

卷三頁四

經義叢鈔

八

徒執是箋以與鄭難而後之人又紛紛於禘大禘小之說以歸咎於鄭亦可異矣 長發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王肅云殷祭也釋案

此爲五年之殷祭也鄭以爲郊祭天者亦以禘之禮壞無復配

天於是以郊之配天以合於殷祭之禘鄭明知禘必配天故云禘者大祭天人共之而無如商周繼世絕無禘譽之祭惟宗廟

之殷祭尙存則不得不以郊之配天言之此商之殷祭詩歌言寔維阿衡寔左右商王此所謂禘及功臣也此則非郊可知也

又考鄭氏謂周以禘爲殷祭夏商禘禘皆爲時祭而長發獨言大禘者此是小序之文也據鄭駁異義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

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長發然則殷

雖有禘祭祗爲殷祭而已至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確然分配者
斷爲周禮也據周禮以言夏殷則爲通義矣 王制天子諸侯

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日禘夏

日禘以禘爲殷祭小雅曰禘祠烝嘗 天子殖禘禘禘嘗禘烝

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天子殖禘禘禘禘嘗禘烝

植謂一也禘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

之謂之禘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

禘凡禘之歲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

日禘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自爾之後五年一禘 諸侯禘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

再殷祭一禘一禘 諸侯禘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

禘 虞夏之祭諸侯禘 歲朝廢一時祭諸侯禘禘一植一禘嘗禘烝禘案此皆爲

夏殷之祭也蓋天子以禘禘嘗烝爲時祭諸侯朝則廢一時祭

此所謂終歲之祭也天子植禘禘禘嘗禘烝者此以四年通

計也至五年則有殷祭也何以言之案鄭禘禘志云王制記先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四 經義叢鈔 九

王之法禘爲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又先

儒之義以爲虞夏禘祭每年皆爲又云三時禘者謂夏秋冬或

一時得禘則爲之不三時俱禘並王制疏據鄭禘於夏秋冬三時之

說並先儒每年皆禘之說則夏殷天子之禘是在三時每年皆

禘也所不禘者惟牲禘之歲則不行禘以後則每年皆禘禘在

三時至五年始行殷祭周公制禮祭不欲數故以每年之禘爲

三年之禘諸侯之禘則植禘禘之後始行一禘禘又植禘植

禘之後始行一嘗禘又植禘禘之後始行一烝禘皆積以三

年無五年之殷祭也許慎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五年而

再殷祭古春秋左氏說古者日祭於祖考月祀於高曾時享及

二祧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謹案三歲一禘此周禮也

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鄭君駁之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
王通義以爲禮識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

並見初學記案
藝文類聚

許所據者是爲春秋今文古文兩家之異說也三年一禘五年
一禘者今文公羊家說也歲禘及壇壇終禘及郊宗石室古文
左氏家說也左氏兼存古禮以禘爲歲祭禘爲終王之祭此與
王制夏商每年皆禘之說合也然許氏以五年一禘疑先王之
禮鄭氏以爲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則夏殷雖以禘爲時祭
而五年之殷祭則許鄭兩家無異詞也許氏說文以三年一禘
五年一禘並爲周禮鄭氏以此爲百王通義夫必夏殷有三年
之禘而後鄭駁之也據鄭禘於夏秋冬三時之說並先儒每年
皆禘之說則與三年一禘之說不合矣然則所指夏商有三年
皇清經解

卷五頁十四

經義叢鈔

十

之禘者蓋在諸侯之禮有之也夏殷之禮諸侯未嘗有五年之
殷祭也周公制禮損益二代以禘爲殷祭依舊爲終王之禮亦
未嘗使諸侯敢有五年之殷祭也諸侯之可以禘而不可以禘
有斷然也魯禮之有喪終之禘者魯禮之未失也 春秋閏二

年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
也曷爲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
寔以二十五月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官廟也曷爲未可以

稱官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

年也 注禘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
於新官故不稱 於新官故不稱也春秋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 注以言大與有事異又從
八年禘數之知爲大禘 大禘者何

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廟中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

北向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昭取其鄉明穆取其北面

尚未毀廟之主皆升句合食於太祖自外來五年而再殷祭盛

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

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禘諸侯禘則不禘則

不嘗大夫有賜於君然後禘於高祖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

也其逆祀奈何先禩而後祖也何氏所據者是為五年殷祭今

春秋公羊說也蓋禘禘從先君數遭禘則禘遭禘則禘蓋所較

而不行者惟三年之中二十七月之喪也餘則禘禘皆從先君

之年故從僖之八年禘數之至文之二年知為大禘約何氏之

義言之則僖之八年禘十年禘十三年禘十五年禘十八年禘

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二十八年禘三十年禘三

十三年禘僖以三十三年薨文之二年當禘故於文之二年公

羊傳注謂從僖八年禘數之知為大禘蓋所謂前二後三者何

氏公羊之說也鄭氏禘禘志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君薨僖二年

除喪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六年故八年經曰秋七

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

譏焉魯文公以其十六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明年春

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為同六年禘故八年禘經曰

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說者以為有事謂禘為

仲遂卒張本故略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

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邱

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明年十四年春歸乃禘故

皇清經解 卷五 貢 齒

經義叢鈔

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公傳曰禘於武公及
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
二十五年禘於茲明矣元鳥疏鄭氏所據是終王之禘古春秋左
氏說也鄭氏總以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
自此之後始入五年之殷祭是以皆據王禮言之以爲一王之
終如是魯禮亦如是也約鄭氏之意言之僖也宣也八年皆有
禘則其六年宜有禘蓋自三年喪畢其禘於太祖禘於羣廟自
新君卽位積以五年無不舉矣故禘在六年禘在八年自此殷
祭之始也據禘在六年禘在八年及魯昭之十八年禘二十年
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蓋所謂前三後二者鄭氏禘禘志
之說也何氏以爲前三後三其分積在三年之中鄭氏以爲前
三後二其分積亦在三年之中蓋必須實積六十月自前禘距
後禘前禘距後禘通計六年始行之無礙徐氏公羊疏以禘禘
各自爲數於是禘禘有并在一年者此固六朝諸儒議禮之失
也而於何氏鄭氏之說無過也 曾子問孔子曰當七廟五廟
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禘於祖爲無主
耳吾聞諸老聃云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
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各反其廟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
主以從禮也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
聃云案經言七廟者是周制也當在七廟之時其五廟皆無虛
主也七廟者爲三昭三穆及太祖廟也二祧卽在三昭三穆之
上三代之制親廟皆不過四周之文武亦在二祧故與太祖之

廟爲七老聃言禘僅迎四廟之主者是夏殷之禮也夏殷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之北壁無二祧也周則先公遷廟之主藏於后稷先王遷廟之主藏於文武二祧也禘則取羣廟之主合祭於太祖禘則各祭於其廟審禘其昭穆蓋至合食之時則禘禘之主皆在太祖廟也公羊傳言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合食當是合祭也何以言之傳文之上方言合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自當合祭於太祖此處不宜但言合食也合食卽尸之卒食非正祭也傳如果有合食之文則何氏應爲之解蓋禘禘雖皆有合食然言合祭卽可以概合食若但言合食則非所以概合祭也會子問言禘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正所謂迎未毀廟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八

經義叢鈔

主

之主合祭於太祖也韓詩內傳禘則取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禘則取羣廟之主祭於太祖說文禘大合祭親疏遠近也是諸家之言禘者皆言其合祭也蓋言禘之合祭則合食自在也禘則各於其廟故必言合食而卒食之禮始明也鄭康成禘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禘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爲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爲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爲止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西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

王制此疏

當爲鄭氏禘祫志之說也鄭氏之所言祫之昭穆之位正與何氏公羊解合也是亦言祭非言合食又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爲然

王制疏

此爲王肅聖證論也王肅之所與鄭難者具在聖證

論肅之言是因鄭之言禘是各祭於羣廟因以禘之合食以與鄭難也其所稱遷主遞位以及昭尸穆尸之有祝詞者皆禘之合食尸來卒食之禮也祭統注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祭義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於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注周還出戶謂薦設時無尸者闔戶若食閒則有出戶而聽之特性少牢之禮薦熟以後祝告尙饗於是迎尸卒

食然則必至合食方有昭尸穆尸及有祝辭祫則合祭於太祖

合食自在太祖禘則祭於羣廟而合食於太祖也

禮器周旅酬

六尸

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孔氏正義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爲發爵之主尊

不與子孫爲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各就親廟案孔冲遠之言蓋

有所本也蓋后稷之尸發爵六尸旅酬所謂文武二尸各就親廟者蓋餘自文武二尸及四親廟之尸各就六廟之主而合食

於太祖也又考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

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案此爲禘之合食也鄭氏言禘之祭太祖之坐位與祫相似其文王之主東面武王之主西面正與逸禮合也蓋穆主在西是以面東昭主在東是以面西禘則各祭於其廟故以東西分昭穆祫則合祭於太祖故以南北分昭穆逸禮之所言者是禘之合食故其尸是以東西分昭穆又逸禮禘則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而立二尸見通此卽王肅之所謂昭尸穆尸之說也王氏因鄭之禘各於其廟而以禘之合食以與爲難要其禘之合食當出於劉賈諸儒之說自不可廢惟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發爵逸禮之言二尸要亦有一尸發爵而其禮又與旅酬六尸不合豈禘之合食僅分其昭尸穆尸而不問其毀廟未毀廟之主乎周之禘祫於經無徵惟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經義叢鈔

五

段暘

注左傳

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

侯昨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爲王喪再閏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爲卒吳除喪卽位而祭廟矣通案謂有事於文武則可以

知其禘於羣廟矣歲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壇墠則遷廟之

王也郊則后稷主也宗則文武主也石室則四親廟主也言郊宗石室則壇墠之主可概矣毀廟無尸先儒言之王制禘之立

二尸終不可知矣

明堂解 □ □ □ □ □ □

明堂之言諸儒各異謹就其所可考而知者鎬京之明堂是文王廟也洛邑之明堂是周公朝諸侯之地也太山之明堂是古天子巡狩朝諸侯之處也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注世室者宗廟也

般人重屋

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 堂當爲室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

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明堂者明政教之堂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

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案考工記及月令之所言明堂之制俱出於

秦漢諸儒綴緝所聞非復真出於周家舊制也鄭所以言宗廟

路寢明堂同制者蓋宗廟則有五廟

連二祧言之則有七廟

路寢則有五

寢

連大寢言之則有六寢

明堂則有五府之廟此其所以同也而漢儒自

戴德盧植蔡邕潁子容賈逵服虔並以廟學明堂同處至近儒

則有屏路寢於明堂者蓋合之則兩傷分之則各得其所此所

以鄭氏之異實同制爲優也蔡氏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宗祀之

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

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

皇清經解

卷五頁四

經義叢鈔

六

壁則曰辟廡夫曰取其宗祀則有宗祀之廟矣取其堂則有路

寢之堂矣取其四門之學及水圍如壁則有四門之學及辟廡

矣然則所謂宮廟及學者明堂僅取其法而宮廟及學依然各

建也鎬京之文王廟所以爲明堂者樂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

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

祭義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

注祀乎明堂宗祀文王

樂記之言是爲武王散軍郊射以後事也武王伐紂初有天下

卽宗祀文王因以文王之廟爲明堂凡營洛以前周家之所行

朝祭之禮者皆在文王廟也書稱文祖所以爲文王樂記祭義

之所言者是武王宗祀之禮也故獨不言配上帝至周公初營

洛邑於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明堂則爲洛邑之明

堂矣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而孔子嘆武王周公之孝於是

合而言之以爲一事蔡邕明堂月令論曰以周清廟論之魯大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大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案蔡氏此言最確魯以周公之廟爲明堂之制而實未建明堂也周初宗祀文王而文王之廟爲明堂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月令此禘卽禘之禘太祖鄭箋太祖謂文王此可見文王之清廟爲明堂矣大戴禮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禮孝經說以明堂爲文王廟通典諸家之說如是鄭志荅趙商問或可文王廟不如明堂制也斯干蓋周初之制是武王宗祀之禮其法度尙未盡如洛邑之明堂也召誥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鄭注謂從鎬京行至於豐就告文王廟以告營洛邑也又

皇清經解

卷三頁十四

經義叢鈔

七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旣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周家以文王爲受命之祖故爲文祖而宗祀於明堂自營洛之後始行周禮書之王朝步自周此是周公攝政五年之事將營洛而告於豐也詩之清廟是周公攝政六年之事旣成洛邑而率諸侯祀文王於清廟以終營洛之事也洛邑成而於是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武王周公之所以爲達孝也逸周書作洛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注太廟后稷二宮祖考廟是也時文武尙在四親廟宗宮卽文王廟也考官乃武王廟也此爲洛邑之宮廟時以鎬京爲宗周宗周宗文王之道也以洛邑爲成周成者成周公之志也書大傳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天下合和四海而致諸侯皆莫不依紳端冕以奉祭祀者大廟

之中籟乎其猶模繡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罄折王音金聲玉色

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儼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嘆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

風也夫鄭注子成王也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此祭是為周公

居攝六年之事時成王尚未復辟是以稱子蓋洛邑新成諸侯和會即以祀於新邑之宮廟此又在清廟祀文王以後事也清

廟之祭是在鎬京之文王廟此言太廟之中而有文武之尸則為洛邑之宮廟矣明堂位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

以治天下六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辟王也此為周為周公朝諸侯於明堂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七 經義叢鈔 大

即攝政之六年也是為洛邑之明堂時成王尚未復辟不於宗

廟避王者辟釋文音辟是也金滕我之弗辟馬鄭本並音辟可證覲禮皆行於廟時周公

攝政避王故以其禮行於明堂鄭注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蓋當時新營洛邑初定明堂公故攝天子之位以

用新禮此即周官禮也故先以於明堂行之以為六年復辟朝見成王之地所謂天子負斧依而立者特攝其禮耳即覲禮為

壇習儀之事鄭發墨守云隱為攝位周公為攝政雖俱相幼君攝政與攝位異也金滕正義經惟言設斧依以為天子位其餘之禮

皆殺也故題為明堂位注言明堂之禮儀而後之人執是說以誣周公之僭禮不亦異乎洛誥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

首休享注禮芬芳之祭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之屬也予不敢宿則禋於文

王武王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此爲七年致政之事所謂六典告

成世世子孫以文武爲法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所以配上帝

卽此明禋之享既祭於明堂復禋於文武者此卽洛邑之宗宮

考宮所以告成洛邑以明宗祀之禮之在明堂也小宗伯之職

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

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太宰之職祀五帝注謂四郊掌光紀顛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

次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注祀五帝於四郊古者天神之

祭皆壇而不屋而五帝獨祀於明堂據尚書帝命驗天有五帝

集居大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赤曰文祖

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蒼曰靈府宋均注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

周之明堂皆同矣鼂錯對策曰五帝神聖自親事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皇清經解卷三頁七經義叢鈔九

桓譚新論曰明堂堯謂之五天府聚也五帝之神聚於此夫五

帝之號雖出於讖緯然明堂爲五帝之神聚於此兩漢諸儒言

之要非成哀以後之說周禮言兆五帝於四郊而又有大次小

次重帟重案則五帝之正祭亦壇而不屋不宜以天神遠躋於

明堂之上我將疏雜志問四時迎氣於四郊祭帝句還於明堂亦如之

藝祖用特案五行之帝俱感大微五帝以生所謂大昊以下蒼

精諸子食焉者宜於四郊迎氣祭帝而還食此於明堂也所謂

五帝之神聚於此者正以太昊以下蒼精諸子其神皆聚於明

堂迎於四郊者祭同於天壇而不屋還於明堂者神之所聚其

子食焉此文王武王所以得同太昊以下蒼精諸子食焉又者

大饗不問卜

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

月合季秋之月大饗帝

注言大饗者通祭五

帝也雜志大饗帝不審周以何月於月合則季秋正可不審祭月

必有大饗之禮

詩我將疏

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

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

旅明堂

南齊書

經言大饗者俱為合祭也禮器以大饗謂禘祭先

王此大饗五帝是旅於明堂鄭以不知何月正以月合季秋之

饗非周禮也馬氏以為夏正郊天之月亦總旅於明堂則周之

大饗是在建寅之月周禮旅上帝鄭氏謂太微五帝蓋明堂之

設以象太微所以五帝之神聚於此太昊以下蒼精諸子王者

迎而祭之所以聲臭之源可通於天王肅之徒不信六天之說

以太皞之屬當太微五帝於是四郊及明堂之享俱不歸之于

皇清經解

卷五言古

經義叢鈔

二十

天而於先王制禮之意失之愈遠明堂之法其所損益即此太

昊以下蒼精諸子宰天理物之經也故奉之於明堂以文武配

之教子孫世世守之謂之祖宗王世則祧者宗廟之法雖文武

亦祧也百世不毀者明堂之法故文王之廟文世室也武王之

廟武世室也立世室於五帝之廟之上者謂與太微五帝之神

相接也故曰配天王者所以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而配

以文王武王者承天之道也還於路寢制如明堂者承天出治

也泰山之下所以有明堂者孟子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

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

注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

狩朝諸侯之處

漢時遺址尚存案大戴禮明堂古有之矣是太山下之明堂為

古明堂矣七十二代之君皆禪乎泰山或於此祠五帝焉其餘

四嶽之下則缺而不載孟子之以此爲王者之堂固爲王道所
設然亦可見路寢之堂爲明堂制也周書程寤文王召太子發
於明堂拜受天子之命亦路寢堂也然則鄭氏謂廟寢之制同
於明堂庶乎近焉

辟離解

儀徵阮部郎福

古者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辟離之建始於豐鎬周公營洛移
置成均是以周禮一書遂無言及辟離者大戴禮明堂外水曰
辟離漢儒因以三靈辟離明堂同處夫三靈辟離之在豐鎬此
靈臺及文王有聲兩詩足以考信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則在洛
邑合之於經相去已遠若如蔡氏之說但取其外水曰辟離以
設明堂則辟離依然分建矣靈臺於論鼓鐘於樂辟離傳旋耶
如壁曰

皇清經解

卷三頁四

經義叢鈔

三

壁離以序靈臺民始附也箋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思

節觀者齊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箋宮辟離官也文

賢才之質不明者亦得觀禮於六藝無射才又鄭駁五經異義

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離皆如是

也則辟離及三靈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
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案

辟離是文王之學宮殷制諸侯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此
室惟孟子言靈臺之詩及其臺池鳥獸而獨不言有辟離之學
其於同處之制未知若何然觀齊宣王有囿方四十里在郊關
之內而引文王之囿以爲證此可以知三靈之在郊而豐邑之

必有辟離也文王有聲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

傳武王作邑於鎬京箋武王於鎬京行辟離之序文王有聲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案此為鎬京之辟離

也武王未有天下是仍用文王之學文王有聲是武王已有天

下卜宅鎬京之詩故更建辟離以行典禮祭義祀乎明堂所以

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

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

注西學周小學也

此皆武王初定天下

之禮祀於明堂者文王廟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者辟離也祀

先賢於西學者殷之瞽宗也蓋武王卜宅鎬京以辟靡為大學

因以殷之西學為小學殷人尚右故為西學文王之時尚仍殷

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此辟離所以在郊至武王宅

鎬則辟離在國而殷之西學在郊矣詩振鷺於飛於彼西雝

傳

澤也箋白鳥集於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序謂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此西雝即周

之西學因辟離而西之二王之後來助祭者於此諸侯之所以

習射於澤宮將以助祭於周也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

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離諸侯曰類宮

注學所

之宮小學大學殷之制尊卑學異名辟明也雝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此周初之定

制故其禮獨存於王制所以知辟離在國小學在郊者四代立

學各自相變王制有虞氏之文可據也辟離之建始於豐鎬周

公營洛於西都之宮廟未之毀也所以成王尚終於鎬京之路

寢周公移文王之廟為明堂移辟離之學為成均是以周禮惟

成均無言辟離者當時以東都謂成周故太學即名成均均者

卽取壁雖之水環於四門四方來觀者均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注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成均之法者其遺禮可洪也

國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弟當學之謂之國子文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焉則周人立此學之宮道多才藝者德

能功行者死則以為樂之祖神而祭之明堂位曰案瞽宗是為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周學周公制禮猶探殷制而以其禮屬於成均鄭注鄉射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又明堂位魯

立四代之學據此知成均之中具有四代之學成均為太學居

中東序在東瞽宗在西上庠在北辟雍之宮在其南諸侯之太學

則以類宮居中宜無面南之學也周禮如諸子樂師大胥小胥

諸官俱有掌國學之政而獨不詳太學則成均之為太學無可

皇清經解 卷三頁四

經義叢鈔

三

疑矣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

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面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

右學太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

東膠亦太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西序在西郊

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

云其立鄉學亦如之

京景二字釋儀徵阮部郎福

京說文解字曰人所為絕高也也从高省一象高形爾雅釋土

絕高為之京此京之本訓也又釋詁京大也凡高必大此引伸之義也若左氏莊二十二年傳莫之與京此則兼高大二義矣京通作景史高祖功臣表高京侯徐廣曰一作景是京景為通

借字矣聞 家大人曰古有景字無影字影字見葛洪字苑及
偽古文尙書惟影響乃晉初鄉壁虛造之字爾福案景說文云
光也从日京聲日光也日光普照故訓爲大禮記大明生于
東故又訓爲明詩車臺景行行止所以毛傳訓曰明鄭箋訓曰
大也日光之陰亦謂之景段氏說文注引左傳曰光遠而自他
有耀者也日月皆外光而所在處皆有陰光故謂之景周官典
瑞玉人土圭度日景是已古人建國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
其域所封必升高丘以相其陰陽是以定之方中云升彼虛矣
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傳景山大山京高丘也蓋制域
或登大山或升高丘測日景之長短相度丘山高下所依倚乃
建國焉詩公劉旣景廼岡相其陰陽傳云考於日景參之高岡
皇清經解 卷三 京丘 經義叢鈔 五

箋云旣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此之謂也商
頌陟彼景山亦因測景得名耳是京與景同音同義則景从京
聲又兼會意矣且京乃人所爲丘而土圭致四時日月亦累土
爲之與丘同義其形上圓下方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
所謂陰陽之始者相其陰陽之謂與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
封國則以土鄭注封諸侯以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以制其
域所封也疏土圭度日景觀分寸長短日景一寸其地千里一
分百里據此則封建諸侯以土圭之景制其域所封因此乃仿
土圭之形作大圭躬信諸器以爲守器故玉圭與土圭皆五人
之事典瑞所掌也古文圭壁之圭从王从圭皆爲會意以別於
土圭之圭字也 家大人又云詩陟彼景山此景山乃高大之

山名而景山與京之景字則是影之之義非山名也詩若曰楚與堂則望之山與京則影之兩句對舉以爲文義蓋影之卽測之也毛傳訓此景山爲大山似非正解福案召誥自服于土中諸儒以洛邑爲天地之中其說本之周官論衡所謂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是已殊不知此言洛邑居天下之中在五岳之內卽賈公彥所謂岐鎬在五岳之外也周禮惟王建國指定都洛邑而言鄭注引大司徒之文以釋天地之中非謂用土圭測景之法也是以周公定洛惟卜墨食而已矣至于辨方正位定宮廟之制乃用土圭及匠人水地置槲之法耳以此推之則岐鎬暨侯國之定宮廟必視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

皇清經解

卷五頁四

經義叢鈔

三

朝夕別四方不然則或偏於東或偏於西豈能定南北之正位哉 家大人又曰說文京人所爲絕高巨也从高省象高形但此字既已从高象則高之形已顯何必再易○爲一乎高倉舍三字下之○皆是象形之物則京之一亦必象形之物一象何形乎卽圭形也許氏之說似未得造字之本意

易繫辭說

儀徵阮部郎福

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繫辭上下篇內云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以明吉凶又云聖人有以見天下之物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以謂之爻又云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云繫辭焉以盡其言據此諸文則明指卦爻辭謂之繫辭孔子之上下二篇乃繫辭之傳不得直謂

之繫辭也

今本無傳字釋文王肅本原有傳字

其謂之繫辭者繫焉也

鬼谷子繫中經注

辭卽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焉爾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

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

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

之近于文而異乎直言者耳又按辭本是詞字說文詞意內而

言外也又言从司釋名曰詞嗣也令撰善言相續嗣也然則詞

之从司卽有繫續之意詞爲本字辭乃假借也

唐以前每稱善屬文此古義也

宋後此稱少矣

孔子十翼繫辭傳文言皆多用偶語而文言幾于句句

用韻繫辭雖是傳體而韻亦非少

繫辭傳上下篇偶句凡三百二十六韻句凡一百一十與

家大人所舉文言中偶句韻語之義相合

此文與辭區別之證亦文辭與言語區

別之證也楚國之辭稱楚辭皆有韻楚辭乃詩之流詩三百篇

皇清經解卷之百六

經義叢鈔

美

乃言語有文辭之至者也

耒耜攷

儀徵阮部郎福

說文曰耜耜也福謂耒耜之耜本从呂爲聲耜者兩人所同插

之器卽考工記之庇也後鄭云讀爲刺刺耒下前曲接耜疏云

耜謂頭金案說文曰耜耒耜也此專指耒頭之金卽後世之耜

爲牛耕之物與耜不同者耜乃舉其全體并木身金庇而言之

也耜則專指金耑也耒則專指木身也考經書內以耜爲韻者

則周頌有略其耜傲載南畝又曰曼曼良耜傲載南畝又曰以

我覃耜傲載南畝又幽風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皆以耜畝

耜趾相韻爲仄聲雖古人詩不拘平仄通押但究是平仄各相

從者爲多怡字究是讀爲平聲

讀爲

與稌字雖不同然音甚近

九經中寫耒耜之耜皆从呂無一从台者未必古人皆誤也
 家大人云曾在山東道中見農間尚有耒耜之器與古製小異
 古之金前銳而後方今之金蓋長方形復於接耜之處又橫一
 小木蓋以手持耒首而復以足踏小橫木合力前推耒入土中
 復抑耒首則耒上仰而土由起矣此乃人耕用力多而見功少
 不若後世之牛耕則用力少而見功多也特繕古今二圖於左
 又今黔中翁頭苗在古州耕田全用人力不用牛其法一人在
 後推耒首一人以繩繫耜折之上肩負其繩向前曳之共為力
 此卽耦耕之遺歟夏小正曰農緯厥耒玩緯字似有繩以為用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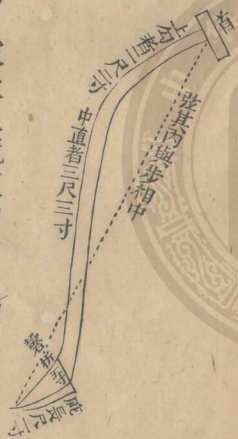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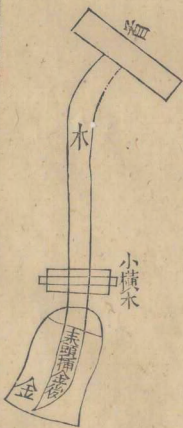
經義叢鈔

毛

此圖據戴氏考工記摹



此圖 家大人就道中所見約畧畫之如此



釋則儀徵阮部郎福

說文則等畫物也从刀从貝貝古之物貨也按等齊簡也畫界也等畫物者謂定其差等而畫界之使貴賤不淆也漢書食貨志云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此說文貝古之物貨之說所本也具有大小卽有貴賤之等故則从貝但其等必分之而後顯故從刀刀所以分之也禹貢成則三壤成賦鄭注三壤上中下各三等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疏以八則治三等采地之都鄙漢書敘坤作墜甄高下九則天問地方九則周

皇清經解

卷五頁四

經義叢鈔

庚

書作雜解受則土於周室

御覽引作列土誤

今世田稅亦有上則中則

下則是等其物謂之則雖與法義近而實小異矣詩烝民有物有則謂其性之物象必有情之等差

鄭箋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

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按情有

所法者謂六情之致與不致皆中其等故曰則

周禮五命賜則謂未成國者視成國者爲等差公羊注說九錫三曰樂則謂樂之等列中庸說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謂以此

柯等彼柯虞氏逸象坎爲則謂盈科而進有等差是皆則字之義與說文相發明者也則字周人甚重之故左傳載公孫枝對秦伯曰唯則定國季文子使史克對文公引周禮曰則以觀德又引誓命曰毀則爲賊北宮文子引詩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以譏令尹圍之威儀似君民無則焉誠以則字有等差之義立身

齊家治國皆不可不辨等耳爾雅漢儒以法詁則猶爲同類互訓至後人專言理而等畫之義遂晦此說文之所以可貴也又案則字又爲語辭則等畫物非辭也益有聲而已假借字也今人俗語曰得之就生不得就死得之卽生不得卽死猶之曰得之則生不得則死也是就卽則三字皆同一聲義無此字卽就則皆假借也故廣雅釋言曰則卽也夏小正傳曰則者盡其辭也詩終風願言則嚏一切經音義引作願言卽嚏此古毛經異本也此可見卽則之通

釋賴

儀徵阮部郎福

廣雅釋詁曰賴恃也又曰取也莊子讓生篇曰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按此賴字兼與取二義凡有皇清經解卷三頁四

經義叢鈔

完

所恃有所取者其人必不能自立而懈惰故說文賴字从賴嬾从賴得聲而義亦寓於其中說文嬾懈也一曰賢也从女賴聲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賴者亦有所恃取而懈惰之義非可專訓爲善下曰其所陷溺其心者然也陷溺兼賴暴二事而言也下言變麥同熟于日至之時猶人性之同善而肥與槁二事皆在不同之列是肥者賴之比也槁者暴之比也未可專以肥比人性之同善也 家大人命福考之如此

閒關攷

儀徵阮部郎福

詩例有三一曰疊韻如陟隴崔嵬是也二曰疊字如關關雎鳴是也三曰雙聲如參差展轉是也大凡言聲者則必用疊字言貌言事者則用疊韻雙聲而亦用疊字小雅閒關車之聲兮閒

關二字是爲疊韻乃言貌而不言聲者也白居易琵琶行云開關鶯語花底滑下曰鶯語上加開關二字是以開關爲聲此唐詩人之詞無礙經義但若講經則不可矣福家鞏字古本作轄晉灼漢書注鞏古轄字說文車部轄車聲也从車害聲一曰轄鍵也此謂轄爲車聲非謂開關爲車聲也又說文舛部鞏車軸崙鍵也段氏玉裁注許意謂鞏轄同也小雅毛傳開關設鞏貌皆謂鞏必行而後設也若白詩作聲字解古人無此訓話後漢書荀彧傳論曰荀君乃越河冀開關以從曹氏注開關猶展轉也按詩輶轉反側釋文輶亦作展疎輶轉猶婉轉俱是迴動蓋車之設鞏則婉轉如意亦猶人之周流四方動而不息故論以爲開關以從曹氏注以爲猶展轉也据此則開關言貌而不言聲更明矣至宋始以開關爲設鞏聲此沿白詩而誤也又毛傳本設鞏貌今本作設鞏也此也字又宋以後人臆改也又近時戴氏震毛鄭詩考正云軸端鍵謂之鞏所以制轂使不脫也車行則轂端鐵與鞏相切有聲聞關然此亦誤也又毛氏傳緝蠻黃鳥緝蠻小鳥貌亦不謂鳥聲宋亦誤爲鳥聲若知三百篇無以疊字肖聲之例則此義明矣

膚寸而合解

儀徵阮部郎福

側手爲膚按指爲寸公羊注也僖公三十一年傳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泰山之雲氣盛觸石而出相合不退數寸故云膚寸而合耳福按此說非是膚之音與扶相通禮記投壺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康成注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

膚寸而合伏生尙書大傳扶寸而合鄭康成注四指爲扶音膚
韓非子上失扶寸注四指爲扶玉篇廣韻皆作扶由是觀之則
膚扶聲之轉可見古人通用也所謂膚寸而合者如雲出山散
而不合則不得雨今膚寸而合如人以兩手之四指平鋪先分
兩處向下覆之由分而合漸肖雲合之狀合之甚易故云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非謂泰山上之雲相離四寸而合也

皇清經解

卷一百零四

經義叢鈔

三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五

學海堂

經義叢鈔

錢塘嚴杰補編

詁經精舍文集

六朝經術流派論上

汪家禧

夫師說明然後流派著西晉承漢魏後置五經博士十九人于時師說均未亡也厥後永嘉之亂漸以散佚江左減爲九人後又增爲十六人而不復分掌五經宋魏因之宏通之軌由是變矣嗟乎傳經之貴博也羣言去則雖好學深思之士欲參攷而不得而信心蔑古者興焉寡識之士又從而和之經術之蕪遂不可復理矣永嘉以後施氏梁邱之易亡而孟京費固存也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亡杜賈古文固存也齊之詩亡韓魯固存也歐皇清經解卷三百五十五 經義叢鈔 一

至賈服左氏注更爲完善當時之君苟能法東漢廣列學官又博訪通儒俾補闕遺十九家遺說或不至曠如惟因陋就寡不思廢絕遂使古文舊書漸滅殆盡西晉以後諸儒祇董景道兼通韓詩京易而魯詩不過江東孟易視爲術數蓋漢學從此微矣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矧正學廢僞學復興王弼注出而易亂僞孔安國傳出而書亂杜預集解出而春秋又亂費氏之文上符古經爰辰之說遠本分野鄭之可信較王何如也杜賈之傳實出安國太誓非僞徵信史遷鄭之可信較僞孔何如也逆旅授受確有淵源義蘊欲通不惜備力服之可信較杜又何如也當時河洛諸儒雖尙有研求服鄭者而好尙不同反有下里諸生之目僞學盛行遽有底止耶夫王氏以

清言衍易故通老莊者多遵之古文尙書間作僞于王肅晉徐
邈已爲作音信者之多可知矣杜預竊服賈說繁其名而以臆
見亂之諒闇短喪顯悖名教其失更甚是三者江左諸儒獨信
之至貞觀作正義遂據以爲本三經漢學之亡不亦江左之失
歟李延壽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蓋未知
簡約之可蹈空也十九家師傳之蔑南北均有過焉至信俗學
之失夫固南人所獨也不亦可憫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下

汪家禱

流派之異同固北得而南失矣而成其失者何時曰此又貞觀
君臣之真識也升降之精之卦之密世應遊歸之奧晉以後與
王並存也鄭注無論矣孔壁真古文鄭所未注者其殘缺閒出
皇清經解卷五頁五

經義叢鈔

二

于齊梁之間既注者無論矣士燮之注董遇之章句賈逵之長
經解詁隋志並著錄服氏無論矣網羅別擇先儒之精者尙不
至蕩然隘其途而取至駁者爲之疏諸家由是微矣嗟乎非習
久而忘其非歟抑利前人之有成書易于奏功而遷就歟夫義
疏之學易有褚仲都周宏正書有費昶春秋有沈文阿王元規
皆爲王孔杜之學者也服鄭無聞焉唐人因服鄭無師說而三
家之燦然也據三家以成疏北學之微豈一日耶然則唐人固
是南而非北歟非也南北之分言乎隋以前也昔清言惟盛于
江左而梅賾上僞古文時晉已偏安杜預之學傳其元孫坦及
驥一人皆宋臣故三家均未行于北北之守古義限于地也至
隋統一而南北諸儒萃北儒之遵師說者亦尠矣二劉焯

焯大儒

也得費彪古文義疏亦傳習焉矧俗儒之好異喜新者乎不然孔穎達固習服氏春秋鄭氏尙書者何受詔作義疏反變更耶蓋俗尙之難違諒矣若是則六朝流派均未善歟曰是何言歟昔王肅注詩述毛非鄭而晉孫毓評三家同異復朋于王圖丘七廟肅既著聖證論以駁鄭而所注小戴記周官儀禮喪服復行于時孔穎達序禮疏謂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則當時亦不以爲非也使詩無二劉獻之意無徐遵明能安謹守師傳以待來學吾恐南北之從王者未必無人卽唐未必能灼知其非也詩禮存漢果誰功歟然則六朝諸儒于易書春秋能盡遵服鄭遂全善歟亦未盡然虞仲翔易注爲孟學的傳而荀慈明言乾坤成坎離開虞氏之先是皆可輔鄭而傳者使六朝能法漢世博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三

收二書亦宜傳習矧偽古文掇拾諸書亦無顯悖義理者而杜預釋地尙可采取諸家之師傳不廢此亦可聽其自然也專併一途而駁者遂奪純矣敢謬斷曰博士不分經而經傳隘東京遠而流派微

六朝經術流派論

錢福林

六籍之學盛於漢代宏敷經訓鄭氏爲先歲月旣緜其道用缺此非傳世之易替蓋六代學士與有過焉何則先儒鴻教布在簡策百齡影徂千載心在苟昧於古訓師夫已胸新說遞增盛爲夸飾吐辭雖藻尋理實詭更乃妄立體裁託於彛訓自寫情性上晦墳典文采旣曜耳目用惑是以舍真傳僞流弊不還也鄭氏沒後王肅之徒始與爲難逞其邪說多是臆造若詞有所

空說有不通或妄改經文以見根據或自爲一書以相左證雖
言繁而意達實理疎而情漏王弼註易能作清言異彼前儒詭
其新見僞孔書傳亦與此時學者珍之如玉策奉之如金科鄭
學之衰浸胎於此宋齊遞禪庸陋自安公卿士夫崇此至寡然
而王儉文學士也其與陸澄書云易理至微足貫六籍僅存小
王豈爲賅備是猶知師祖鄭氏而賤輔嗣之學又常鈔禮論條
目爲十三卷蓋與疏儀禮之信都黃慶竝傳聖道列爲間儒焉
蕭梁代興世尚儒學橫經之士深用敦獎賀循賀瑒庾蔚崔靈
恩皇侃諸人各爲禮疏甚有美譽崔氏尤精左氏以杜註之後
服氏浸微別創一書申服難杜僧誕因更作申杜難服以荅靈
恩馬王相難未之或過皇氏又有論語義疏雖事豐瑰異辭富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四

膏腴而證之羣籍亦多乖舛孔氏書傳之續也然梁主雅好經
術撰五經講疏以厲今世而信古不篤執業未宏李業興來使
問堯時以前何時爲正李對不知則曰寅賓出日是正月日中
星鳥以殷仲春卽是二月此出堯典何云不知梁主意以堯時
無改正之事豈知怠棄三正甘普明文鄭註尙書亦云堯正建
子舜正建丑何不省覽輒爲此言又古文泰誓情僞灼然乃兼
存之云本有兩不別僞體惟取縛詞直使絲管竝綜冠履雙置
混淆不別良可悲矣然較之他代猶有可觀北朝草創目不暇
給魏孝文篤好墳籍劉芳李彪諸人動詒賞眷承平既久學術
用宏徐氏遵明通易及尙書三禮一以鄭氏爲宗訪義觀辭莫
不措意嘗見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

此雖觀過足以知仁其後易傳之盧景裕書傳之權會禮傳之李鉉祖儻鄭氏之學斯猶不墜通毛詩者則有劉獻之獻之以傳劉敬和軌思其後言詩者多出二君之門李業興博涉百家說宗徐氏漢學之盛郁乎文哉齊熊安生禮疏別白經文多引難義孔氏謂遜於皇然詳正章句雖難而易曲引外義似易實難以此相方熊氏猶差勝史臣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其然豈其然乎隋帝平一區宇專好刑名於時舊儒多已彫謝最知名者爲劉士元光伯史氏稱其學通南北博極古今然二劉勇於自信事不師古見費昺古文書疏以爲宏雅使行於世炫又益舜典一十六字鄭氏之學雖存若亡觀此蔽冒深可痛疾要而論之鄭氏之學六藝之苑囿百家之津梁

皇清經解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五

也詩箋禮註體大物博王肅之徒雖有辨論而六代儒者莫越其軌蓋山岳彌高一簣自絕其比擬日月至明燭火難效其燭照也孔書王易雖出晉代傳者未廣以砮較玉必失其潤將赤比朱自形其淺理固然矣江左競喜新說不別真僞欲兩存之鑄銅而下鉛錫煮鹽而入醯醢未見其可也徐遵明墨守先訓爲時盛德六代濟濟僅見此人至隋而江左之說行於河朔書夸飾夫孔氏易羽儀夫王弼唐正義遵之而鄭氏書易亡焉後之學者知先哲之勤懇如此憫末學之詭異如彼存遺文於既微覽碩學之未墜足以補六代學者之過亦正俗宏風之功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 邵保初

南北朝經術流派見於北史儒林傳序者甚詳雖短長互見而

宗法所在孰得孰失誠不可以無辨嘗試論之王弼名士也非經師也杜預名將也亦非經師也非經師則學無所授信心而談空疏混漾游行無歸撥棄舊詁競標新說何足稱顯門之業若孔安國則真經師矣使果爲真孔氏雖康成亦應低首而無如其僞也今習古文尙書是率天下而僞也烏乎可然而揆其所始厥由東晉方晉氏之渡江而東也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穀梁博士各一人會王敦之難不果行蓋鄭易之廢實始于此故張璠所集二十二家僅依向秀之本而謝萬等各注繫辭以續王弼之書元風大暢古義遂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六

湮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是鄭氏之不可廢王氏之不可行南人固有知之者矣猶幸河北學者專習鄭易故其書至唐猶存陸氏釋文李氏集解閒述一二而王注傳習既久終不能奪竟至失傳豈不深可惜哉然晉時鄭易雖廢而尙書猶兼習鄭孔春秋猶兼習服杜其後乃廢鄭服而專用孔杜釋文云江左中興梅賾奏上孔傳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釋典篇以續孔氏夫范甯固號爲能遵守鄭學者而古文孔傳則王肅之徒僞撰以雜鄭氏者乃篤信不疑且爲之集注是表章孔傳偏自遵守鄭學者爲之倡始異哉而一時趨尙亦於此可卜矣然劉宋時鄭氏猶

未廢絕故裴駟史記集解兼采鄭孔兩家無所偏主釋文又云
近惟崇尚古文馬鄭王注遂廢釋文之作在于陳末而曰近則
崇孔廢鄭實在齊梁之後矣其春秋服氏之廢不知始于何時
裴駟注史記引服解頗多梁陳間未有習服氏春秋者李延壽
曰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于宋朝竝爲青州刺史
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是預之子孫多貴顯故其學且流入
北方宜服氏之不能與爭崔靈恩申服難杜虔僧誕申杜難服
莫能相勝而小劉規杜過至三百餘事則公論不可誣也夫江
左儒風淵源典午專尚浮華務析名理其去繁就簡理固宜然
若謂經籍英華盡在于是以漢學爲糟粕也蓋已隱隱開駕
空立說之端矣按隋經籍志于易云梁陳鄭元王弼二注列于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七

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于書云梁陳所
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竝行而鄭氏甚微于
春秋云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是梁陳間非
不言鄭學但甚微耳其謂左氏唯傳服義者指北朝也獨惜隋
氏起北方混一區夏而易書春秋徇南人之浮夸指北學之精
實甚至以姚方興之舜典竄入孔傳于僞之中又有僞焉唐貞
觀中奉詔撰五經正義因循不革按康成聞服虔解左傳多與
己同遂以所注畀之是服學卽鄭學行鄭服則學出于一行王
杜僞孔則學分爲三故有兩經之疏同爲一人所作而互相予
盾使學者茫然不知真是之歸此宋儒所以乘閒而起也要之
儒林之卓絕者南北各有其人以南言之如雷次宗禮服與康

成竝稱號爲雷鄭釋慧遠遁跡沙門周續之事之作詩序義獨得毛鄭微旨庾蔚之喪服要記載在通典最爲詳覈何承天禮論多至三百卷而何佟之略皆上口孔子祛又續成一百五十卷崔靈恩三禮義宗說禮之總龜也其以渾蓋爲一在僧一行前可謂卓識或謂其書當于零陵桂陽閒求之嗜古之士曷畱意焉他若沈麟士沈峻沈文阿太史叔明博通五經非其彰彰者乎北則劉獻之徐遵明蔚爲名儒劉焯劉炫後來之秀至如釋論語八寸策爲八十宗撰孝經閨門章目爲古文雖有小疵無傷大體且盧廣以北人而光價江南沈重以南人而騰芳河朔傑出之才又可以地限哉抑猶有可憾者施雠梁邱之易亡矣孟京不尙存乎毆陽夏侯之書亡矣馬融不尙存乎齊詩久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八

亡魯詩不至江左不有韓詩薛君章句乎左氏之外猶有公羊穀梁服虔之外猶有賈逵禮記有盧氏與鄭氏同師若此之類南人旣未暇及北學亦寂寂無聞徒守一先生之言斤斤然唯恐失之經術之不逮魏晉亦奚足怪義疏之學自爲一派唯六朝爲最盛宋明帝之周易雷肅之之禮記其尤著者易則褚仲都書則費昶二劉顧彪詩與春秋則劉炫禮則黃慶李孟悲禮記則皇侃熊安生賀瑒凡所發明俱有可觀其確守一家不使稍有出入亦古來釋經之通例非其蔽也唯自二劉熊安生之外率皆南人故未有爲鄭氏書易服氏春秋作疏者唐之亡義不能改用鄭服殆亦以前無所承難于倡造故與六朝經學之書散佚略盡惟經典釋文巋然獨存前此止作音惟陸氏兼釋

經義前此止音經惟陸氏兼音注體例獨別于諸家而能集諸家之成故爲不刊之典其中周易音義最爲精博雖以王爲主特采子夏京房孟喜馬鄭劉表荀爽虞翻陸績王肅董遇姚信王廙于寶蜀才黃穎旁及九家易張璠集解萃十數家于兩卷之中視李鼎祚尤簡而該窺其微意似嫌王注空虛故博徵古訓以彌縫之餘如書之馬融詩之韓嬰亦存其概不幸生于南國故鄭服之學不得賴以流傳然音訓之詳無逾于此非徐爰沈重戚袞王元規輩所可同年而語矣皇侃論語義疏雖非正經亦經解之類竊謂何晏本清談之祖而論語集解獨能存漢學之什一其體例謹嚴迥非王弼易注可比而皇氏乃取江熙集解以爲之疏制度名物略而弗講惟以清言取勝似欲補平皇清經解

卷五

經義叢鈔

九

叔所未及者與所作禮記疏大相逕庭祇以祓笈流傳罕而見珍故不以空談廢云崔氏義宗王伯厚周草廔俱徵引及之則宋末尙存今去宋世不過四百餘年故以爲不應遽佚兩漢傳業各有專家故三史作儒林傳分經敘述于授受源流載之特詳魏晉以降稍渙散矣蓋經術旣不如古而史才又不逮前故紀載有所未詳要其師友淵源初未嘗絕讀北史所序居然有兩漢遺風勝國西亭王孫著授經圖因章氏考索而加詳焉然止述兩漢不及魏晉以降未爲賅備且南北區分風尚不一苟非支分派別兼綜條貫則承學之士何繇考其異同定其得失耶試取朱氏之書次第續必更有可觀者

溯自當塗代漢之後以訖開皇垂統而還隋書著經籍之編唐賢有序錄之輯經術興廢授受之原班班可考已當塗去漢未遠師說尚存大儒多出康成之門羣籍未罹晉懷之亂陸績述易元本京房王基說詩義在申鄭其最著也惜乎子雍無識倡爲聖證之論輔嗣解經流入老氏之言提暢元風詆排鄭學何其謬也典午承魏厥風尤熾杜預僻左竟掩服虔之名梅賾獻書徒承梁氏之僞雖荀崧建議表章鄭易賀循創論竝立三傳而以時多難虛言莫行兩都流風幾幾歇絕矣永嘉而後南北遂分南朝諸儒義宗簡約乃退孟易于術數斥鄭學爲支離專己守殘因陋就寡後儒騁性道之虛悟置象數于勿言其端實肇此焉河洛殫心詁訓獨守師傳遵明括其全獻之衍其派安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十

生兼資夫眾說焯焯競爽于一門惟時古文尙書服氏春秋毛公之詩鄭君之禮各自名家流分派析以視江左殆未可同日語矣夫六朝雖屢經喪亂而朝廷猶多向學之主草野不乏傳經之儒誠能兼採異同廣立學校遵鴻都之遺經暢石渠之崇論用以繼軌建武追蹤西京豈不偉歟奈何信俗學而是末師致使四氏之易遞亡于西晉三家之詩不傳乎漢初揆厥由來良多遺憾矣然而公彥疏禮綜括陳邵沈重之說冲遠解書哀集顧彪費彪之言凡諸義疏多所徵引則諸儒之所以統承漢學沽句唐儒者其功又曷可沒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吳文健

自孔子之時季札以觀樂著言游以文學稱南方之學始基於

是東吳立國而虞翻華覈章昭諸賢輩起繼之東晉以迄梁陳
若虞喜徐邈范甯孔衍伏曼容何佟之雷次宗周續之崔靈恩
皇侃戚衮沈不害載於正史炳炳琅琅其於先聖遺經皆有發
揮紹述之功故其流風餘韻自隋唐迄今江表聲華皆稱最盛
也夫經術文章本無二事文辭所以明道也六朝之文惟華靡
是尚是必其所得於經者淺耳雖然自漢書而下以儒林與文
苑分傳則經術文章異人異事六朝之文雖卑固不礙其經術
之可取也自吳東晉以下儒林各自爲書見於隋書經籍志者
奚翅數千卷迄今日乃百無一存豈所謂如飄風之過耳歟顧
嘗論之經術自漢以後莫盛於唐貞觀永徽之際而六朝人所
爲音義陸德明集之爲經典釋文六朝南北各本之乖異顏師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十一

古折衷之爲五經定本六朝各家殊說及所爲義疏孔穎達賈
公彥等刊定之爲經義是唐經術之盛以六朝盛假令有北學
而無南學則唐初諸公隘於采取斷難典核詳明爲不朽之盛
業使學者傳習於無窮若此也夫聖人教人莫重於禮士之通
乎禮者眇矣讀杜佑通典引晉宋以下禮議二百餘篇凡吉凶
之禮口講指畫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俟諸後聖而不惑者於
此見其厓略此其超軼乎國家有大事則幽冥莫知其源如劉
歆所議者奚翅萬萬朱子云王介甫新經出土棄注疏不讀倅
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然則六朝之禮學尤當循誦習傳而究
其歸趣者歟

昔范蔚宗有言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鄭常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豫章君卽注穀梁傳者其尊鄭學也如此隋史云漢世鄭氏並爲衆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鄭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然則河北之重漢儒亦猶夫范甯也溯晉自渡江以後洎宋元嘉年間有丹陽尹何尙之者始創南學之目迄梁武天監時此風最盛北方之學自魏氏太和以後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而儒術大興至末有大儒徐遵明者遂開後齊周隋經學之派其門下諸生咸能自樹幟故史稱魏氏雅誥與義宋及齊梁所不能尙豈虛語哉夫儒業之興廢係乎國運之盛衰經術之淺深存乎學識之高下故梁臺建而沈峻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三

梁侯景亂而文阿縊拓拔興而梁越顯隋室壞而劉炫餒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夫卓爾大雅俊悟不倫知古本之可珍識先師之宜奉其爲學也非一家其爲教也非一藝貫古今而越等夷者竊唯於徐遵明見之奚以明其然也蓋易體微遠理貫羣籍鄭主爻辰實稱該備自正始風行元風丕振一變而爲王肅再變而爲輔嗣學者爭趨時好聞者莫不風靡於是華陰俊士喟然有感屏除元學獨守康成時則有盧景裕崔瑾之徒親承音旨權會郭茂之倫世守宗風三古四聖遺教獨宣鄭易之得行遵明之功也孔壁古文久藏中祕漢儒所見祇據伏生自梅賾獻而僞書出姚方興奏而舜典分始則與鄭同行繼則唯孔是習幸而河北諸儒不關聞見二十九篇之說孤行費魁

義疏之來亦晚故李周仁張文敬與李鉉權會獨守王聰所傳
具識康成所注師友淵源遺編宛在尙書之不亡又遵明之功
也三禮之學小戴固多祖習周儀或未兼通而徐生之業一傳
而爲李鉉再傳而爲熊安生李則稱爲高第熊則號爲祖師兼
得房蚪之授竝有義疏之撰豈若沈峻特精周官遂荷陸倕之
薦戚袞就質儀禮獨得懷方之祕而已哉三禮之通講又遵明
之功也至若春秋一書左氏爲備漢儒注解服氏爲精而徐生
所得又係永嘉舊寫讀經數載手撰義章執疏敷講浸以成俗
其視河外儒生止知伏膺杜氏不窺服注精微相去奚啻倍蓰
崔靈恩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是也而虞僧誕小儒乃譏譎作申
杜難服以荅靈恩適形其讖陋而已於服氏奚損焉服氏左傳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經義叢鈔

三

之盛行又遵明之功也按北史云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尙書則
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尙書周易則鄭康
成詩則竝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又云公羊穀梁儒者多
不措懷論語孝經學徒莫不通講然則他不具述卽如易書禮
傳遵明一人視南學諸儒所得爲孰優而議者乃云南人約簡
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豈通論哉夫經以師訓爲主學
以師授爲貴江左諸儒習正始之音祖元虛之學以至好老易
善元言者比比皆是宜其蔑視康成矣嘗服氏忘己量之所稱
指前人之瑕疵此其所以遜於北學也

六朝經術流派論

周中孚

兩漢經學最重師法各家流派具詳于班范史傳而鄭君康成

集其大成王肅後起心忌其名而欲與爭因亦廣注羣經力與鄭異然其學終不足以勝之也故自晉迄隨王學仍不振焉隨志著錄六朝人著作每經不下數十家然亡佚者十之八九其見引于唐宋正義及李鼎祚周易集解各書者尚可以攷核其醇駁惟杜預左傳集解范甯穀梁集解韓康伯易繫辭注郭璞爾雅注皇侃論語義疏則皆全書具在永爲說經者所宗法但皇氏義疏爲宋邢昺所改修不得列于十三經注疏且其書已佚而復出或謂後人摭拾邢疏而成者殊不知皇疏所引皆不落梁以下之說可信其書之不出于作僞爾孫毓評毛劉炫規杜祇論一家之得失而已若守一家之法而詮解之且旁引諸說而證明之所謂義疏也梁陳以下作者多人劉焯劉炫最爲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十四

詳雅故隨書儒林傳敘云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摛紳咸師宗之如二劉者殆集六朝之大成者也當時各家或專守一藝或兼及他經攷諸史傳具有師承至如孫毓干寶劉瓛崔靈恩沈重樊深之徒窮究經義蔚爲儒宗而李軌于諸經俱各有音已闕陸德明釋文之先且陸氏成書本在隋末猶然六朝之流派承前啟後厥功偉已明西亭王孫撰授經圖竹垞朱氏本之作承師一類列入經義攷然皆不及六朝人授受本末殊爲闕典倘有好古君子取史傳所羅列者一一敘其學術淵源以見當時實有迥儒碩彥接踵代興不弟以六朝浮華一概相量且無使兩漢專美于前豈非斯道之光也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金延棟

漢學窮經則經明唐學疏註則註明學者立志不讀唐以後書而漢學已往唐學未起則六朝諸儒之爲功經術不少今六六朝經術南北兩派而已傳之者曰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壹似重南以輕北者遂至傳南以遺北而不知南人學北人教也梁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巖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于廬江何允而劉岳沈熊沈宏張及孔子雲執經下坐竝傳峻業何子朗孔壽等六人奉敕受業豈特徐秀何曇黃荀子華孫宗昌王延壽孔惠宣之受業于丹陽尹也哉此南學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五

也若夫稱醇儒爲都講又無論然而房暉遠號五庫馬榮伯聯六儒則北學多經經者魏道武以經術爲先立大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大學生員三千人始光三年徵盧元高允于大學命崔光講孝經北學始基矣是時南學未起也齊神武以范陽盧景裕置之賓館以經教授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同軌云亡復徵中山張彫武石曜勃海李鉉刁柔等遞爲師友北學盛傳矣是時南學將行矣夫魏齊之間鉅儒輩出推徐遵明爲盟主而盧景裕李鉉諸人皆其弟子其所從來淵源有自也夫然而崔靈恩盧廣蔣顯孫詳之教風行江左江左沿晉清譚好王氏易隋史所云江左周易則王弼是也似與北學鄭註人各異師而亦有不盡然者案陸澄與

王儉書云王弼註易爲元學所宗今若鴻儒鄭註必不可廢儉
荅云易體微遠實貫羣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賅備依舊存鄭
高同來說夫王儉陸澄江左學也而猶知推尊鄭學意者徐遵
明鄭學有以及之也不然何爲伏公儀以何晏疑易中九事爲
不學也然則梁武帝于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而武城張譏陳郡
袁憲與焉以視河南齊開之背師訓爲何如通毛詩者多出
于北魏劉獻之獻之傳之李周仁周仁傳之董合度程歸則歸
則傳之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本之二劉之門
彼南人張譏著毛詩二十卷夫固有所受之也況齊梁釋詩數
十家而顏之推家訓李善文選註第引劉芳義疏夫劉芳北學
也詩則竝主夫毛公而禮則同遵于鄭氏徐遵明振起華陰開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經義叢鈔

六

得屯雷王聰之敘通三禮傳之李鉉祖儒田元鳳馮偉紀顯敬
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得遵明學又傳之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
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得李鉉學又傳之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
其後能明禮經者出自安生門人通小戴記十有二三北學盛
矣崔靈恩于天監中聚徒講說南史列傳而著三禮義宗三十
卷此南北習禮時也北人往矣吾道南矣南史陸倕傳倕與徐
勉書云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
經原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
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聞講肆羣儒
莫不歎服人無閒言弟謂宜卽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
始勉從之然則非祥顯之聽習而何由知沈峻之特精也北人

至而南人始知重周官禮此南學于北之一證南史戚袞傳梁武帝時袞爲揚州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義祕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戚生若來便以儀禮禮記義遺本付之然則懷方之重戚生與蓋懷方之授業于戚生也豈第謂袞受三禮于國子助教劉文紹乎北人至而南人始知學禮古經此南學于北之一證隋史云左傳則杜預河洛左傳則服虔是二註每分道而馳而不知南北學士習服者多夫杜註惟青齊之間坦驥有以及之耳攷崔靈恩傳云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攷駁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例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遂傳焉自是江東竝行服解矣

皇清經解

卷三 賈立

經義叢鈔

七

夫靈恩非北人乎而教已行于南也若是又攷王元規傳云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服之義難駁杜預凡百八十一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則服註非僅行河洛矣夫元規非南人乎而學已從于北也若是况王僧孺論春秋美疢惡石明引服註則又南人學北之確證也他若公穀二傳幾不厝懷故明三傳者南史紀一人北史紀二人明公羊傳者北學梁祚一人豈梁時尙有麋信穀梁註而後乃師說不傳邪抑隋志不錄崔靈恩公穀文句義十卷而略之邪江南第五經博士而論語則河北諸儒能言之徐遵明見鄭氏論語序註書以八十策之說而訂其誤蓋康成本也皇侃引十三家之學而爲之疏蓋平叔本也隋志云論語唯鄭元

何晏立于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鄭何竝行鄭氏盛于人間本此則南人亦浸淫乎北學矣隋志又云孝經梁代孔鄭竝立國學而安國之本亡于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祕書監王劭于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閒劉炫炫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于人閒漸聞朝廷遂著令與鄭氏竝立夫南學孝經非北人劉炫序之述之不亦得一而失一與尙書在梁陳之間孔鄭二家竝行於世真偽混淆莫辨矣齊代唯傳鄭義去偽存真學者得所指歸矣自江左中興梅賾獻書偽傳遂出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俗閒或取舜典篇以續之於是學徒專習孔氏而鄭學日微則純乎僞矣彼劉光伯劉士元輩卽學通南北要唯是費昶義疏爲拳拳云今夫南人之學各有傳述如孔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經義叢鈔

六

僉之學何允傳之皇侃之學賀瑒傳之沈峻之學沈麟士傳之全緩之學褚仲都傳之王元規之學沈文阿傳之未聞取師于北也卽北人之學各有授受如牛天祐之學張吾貴受之王保安之學劉蘭受之董道季之學孫惠蔚受之李鉉之學馮偉受之包愉之學包愷受之未聞設教于南也然而南人司馬筠則師沛國劉瓛矣北人盧廣則見賞于僕射徐勉矣南史儒林傳列十有列十有九人而崔清河知爲北學來歸北史儒林傳列四十有六人而沈武康不聞南學漸摩良有以也夫是故南人之學貽兩晉風也北人之學述兩漢傳也非北人則南人之學初無根柢鮮所折衷幾何而不支離其說也邪然則南學英華未始非北學枝葉之有以發之也承漢學之統而引唐學之緒南學也

邪北學也邪故列六朝之經術而第論南學致遺北學是爲變本加厲之論言六朝之經術而惟合北學以論南學則爲沿波討原之論

六朝經術流派論 洪震煊

夫聖經彪炳儷象日星彝義精純比用粟帛然而詁訓不同南北異術六朝之間沿流漢魏六藝之學擬爲讎對得失真僞備在汗簡是以其詳可得而言昔漢儒之經術授受相承淵源不隔雖未盡合于微言要亦自成爲古訓北海鄭君出由博返約集其大成竟委窮源通于聖志後有作者蓋無得而加焉自魏王肅逞欺詐之詞張祚妄之論暗造古文私撰家語歷誣經旨顯斥鄭君致學無心得者易惑岐途俾讀不甚解者倒紊朱紫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九

餘焰至于晉代梅賾誤奏安國之傳孫毓隱朋非鄭之意江左宋魏齊梁陳隋之間翻競穿鑿鄙蔽講家芟角互從習成士俗伊誰之咎與由是僞詁熾而真訓亡矣夫僞詁熾則人創新義真訓亡則衆棄舊籍所以西晉永嘉之亂易亡梁邱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詩亡魯齊詩在魏已亡韓詩雖存無傳當是時鄭君之學不絕如綫猶賴元黃雖雜續述匪無江左則荀崧奏置鄭易徐州則陳統評申鄭義徐生爲魏末大儒劉瓛則關西孔子盧景裕崔瑾權會郭茂之屬演其傳孫靈暉郭仲堅李周仁田元鳳之倫守其學李鉉馮偉張買奴呂黃龍熊安生劉思軌之儔宣其義祖備邢峙張奉禮夏懷敬李欽紀顯敬之徒揚其波譬嘉禾之疎植非莽害所得盡也且夫輔嗣注易雖

涉元言元凱注左不無規失要皆得自心裁成一師說瑕瑜不掩疎密易見惟習聞王肅之說者但信其隱托聖言不知其偽造古訓淆亂舊章擊排正義明訓寢成暗室萬古共爲長夜罪深桀紂竊謂不在泐而在肅矣而舊說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蘊窮其枝葉滯于一偏未爲確論要而言之襲王肅諸人之誤者易趨疎謬罕得真詮守鄭君諸人之說者雅尚宏深不忘古訓別固真僞考鏡得失百世不易也至若宗鄭之外何氏能刪禮論劉芳雅號石經爾雅注止郭璞名家論語疏乃皇侃擅勝穀梁則范武子力祛膚淺三禮則崔靈恩最稱精博以及雕龍劉勰亦識宗經蠟鳳僧虔皆知科斗由是觀之六藝之事固未可易言六朝之學殆猶近于古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經義叢鈔

三

六朝經術流派論

孫同元

漢儒治經各守家法至北海鄭氏而集其成一時學者翕然宗之洎乎三國鼎峙異說紛紜王粲虞翻迭有論難然猶未能祛其藩籬也唯魏王肅以姦人之子氣燄方張嫉鄭氏之名出己上騁其才辨僞造家語又作聖證論以實其說誠古今經籍之一厄矣幸其時爲鄭學者孫炎釋而不惑馬昭駁而常伸北海之緒賴以不墜然而江左儒者崇尚莊老清談日熾正軌云遙王弼之易撥棄象數理於何存杜預之左傳集解好違服義妄生穿鑿劉炫規之是也范甯穀梁注理無踳駁而詞失空疏雖以郭璞之博洽而其所注爾雅亦多臆說沿及宋齊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蓋漢學之凌夷

盡矣梁代號稱崇尚經術而不能閱深今世所存皇侃論語義疏亦頗淺露且攷之釋文所引每多不合其真僞未可定也閒嘗綜六代而論之大抵南北諸儒好尚互有不同李延壽云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非篤論也江左儒者當王肅之學盛行梅賾之書初獻厭聞古訓習尚空談何約簡之足云豈英華之能得乎河洛大儒則有徐遵明講之於前盧景裕承之於後恪守漢學王易孔書屏而弗道彬彬盛矣夫以綜貫百氏該通六藝之倫而目之爲深蕪斥之爲枝葉豈非耳食之見歟亦風會使然也唐陸德明南方學者其作經典釋文在未入隋之先故於易書左傳用王孔杜氏之注竝南學也觀敘錄中於王曉周禮音注云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又於論語云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經義叢鈔

三

北學有杜弼注世頗行之而北儒如徐遵明諸人之說不一引及則其流派可攷也貞觀初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竝同於釋文蓋其時顏師古首董其事而師古之學本於之推顏氏家訓書證篇每是江南本而非河北本故師古爲定本時亦據晉宋以來古今本折服諸儒也孔穎達雖習鄭氏書王氏易兼通南北之學因有師古攷定本在先遂專用南學而北學由是廢矣夫陸孔當貞觀之世南北諸儒之書具在使兼綜條貫悉以康成爲主而參以河洛大儒之說豈非一代之偉績乎惜乎二人之見不及此也雖然鄭氏之書自詩禮外若易書論語諸篇猶幸有釋文正義存什一於千百使後之學者得以罔羅散失略具梗概亦不可謂非陸孔之功矣至李鼎祚周易集解蒐羅宏

富尤有功於漢學故嘗謂唐儒之於經學功過參半也夫豈黨同伐異專己守殘者之可比哉

六朝經術流派論 陸堯春

經學惟漢爲極盛而鄭氏又集一代之成囊括大典罔羅眾家彬彬乎炳今而鑠古焉自魏晉以求虛浮相扇經業罕通雖員冠方領之徒時充黌舍重席解頤之士間出朝廷而儒宗與元教同尊釋典與聖經並肆則其時之師門雜而學術岐矣試論之大凡樂同然之嗜者雖有異味不能奪之以所弗甘也挾先入之見者雖有至理不能喻之以所弗信也六經之義奧且深矣漢儒之傳精且博矣後之承學者家置一書人守一說於以涉其涯涘觀其會通豈不甚盛乃周易有鄭氏復有王輔嗣左皇清經解 卷三 言金 經義叢鈔 三 傳有服氏復有杜元凱遂使聚訟紛然集矢不已或黜王而置鄭或黜鄭而置王或難杜以申服或難服以申杜又或酌鄭劑王閒行他說始服終杜莫守師承卽此二書南北互異已不勝涇渭之分淄澠之別矣烏虜治經其難哉蓋事必有其受病之原而後其流日滋尋其原則支分派別可得而覲縷矣昔何晏王弼蔑弃先典藻飾華言于時老莊之旨靡然相從洙泗之風藐焉將墜流及乎降元學特興庠序法師加號儒臣雖以名冠同儕時稱顏子者猶且出於釋氏之門此其頹風波蕩洵非一日當時以平叔爲神懷超絕輔嗣爲妙思通微而范甯比之桀紂若論垂戒誠以眩惑將來者之罪不可追也其傑然崛起河北者則惟魏末徐遵明爲大儒易書禮遵鄭氏左傳遵服氏講

學授徒海內宗仰一時如盧景裕崔瑾李鉉權會田元鳳夏懷敬輩竝執經受業其後言易者出郭茂之門言禮者出熊安生之門言春秋者竝得服氏之精微蓋曰專門實皆祖習蓋唯其能得真師所在而後羌博士之名不可越羌弟子之業有所宗不然律通絕學意稱聖人妙日下以無雙譽一臺之二絕江左人文非不云盛徒以篤好元言耽心禪誦遂致崔盧孫蔣諸儒來自北方未聞稍變其習此亦所謂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者也或者曰自江左草創宋齊國學時或開置梁則五館建於天監陳則學官設於天嘉雖戎馬生郊流風未替其與魏齊周之置博士辟儒生亦且後先濟美矣然而南學崇虛北學多實卽如詩既竝王毛公禮則同遵鄭氏而一筭也王肅之論主婦人劉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三

芳之說兼男子授經立斷遽使高祖稱善設非其理義精通則肅所謂在南諸儒共以爲然者不且無以祛平生之惑哉是故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者猶未爲篤論也大抵江南河北義例不同以隋文平一寰宇亦旣翕然嚮風矣而策問諸生臧否莫定非其師說紛綸無所取正何以博士懷疑久而未決若是通博如房暉遠覽筆便下無所疑滯庶幾與二劉之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同爲拔萃之士哉夫是以經堪稱庫書亦名蔚風標兩雋業冠六儒小楊墨之爲書精風角而無說戶牖無妨別構金湯莫與相攻柔克剛克則常爽之教可循也經師人師則盧誕之名可賜也咸腰龜以蒙榮匪土龍而乞雨淹中之盛稷下之風蓋于茲猶可想見焉若范武子之有穀

梁郭景純之有爾雅盧景宣之有大戴又皆研精覃思卓然名家而不徇乎流俗者矣

六朝經術流派論

本遇孫

六經爲大聖人手定傳之門弟子而守之於漢儒詩之有齊魯毛韓也三家廢而毛氏獨傳則以其出自子夏而毛鄭說詩之功爲大猶易之有施孟梁邱費高也諸家廢而費氏獨傳則以其專以大傳說經而術數之名不立蓋自秦燼之餘六經殘滅漢興諸儒頗傳不絕之緒於是專門之學甚盛劉歆纂次始大明於世至東京授受鮮有次第而經學亦稍衰然則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固有不足深言者矣六代之主篤好儒術莫如梁武立士林館躬御國子講肆五經皆有講說何佟之嚴植之賀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經義叢鈔

十四

揚明山賓等覆述洵旨朱異賀琛孔子祛等遞相講述經義多至二百餘卷然自同泰捨身而後所臨幸者同泰重雲愛敬開善善覺等寺所開說者涅槃般若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竺乾之典日密周孔之言日疎此孟子所云下喬木而入幽谷也竊嘗攷之南人宗王易而廢鄭易致康成易注不傳厥咎甚大而後人因謂古經變於康成而亂於王弼此說非也夫周易之亂實亂於輔嗣卽孔氏正義所云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文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王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故分爻之象各附其當爻下此非亂經之據乎後人謂始於康成者魏志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其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

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元合象象於經者欲使學者
尋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
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
爲謙帝曰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深聖問奧遠非臣
所能詳盡此後人以康成合象象於經之證也抑知魏志殊未
明帝問淳于俊象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俊嘗對以
鄭元合注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今云鄭元合象象於
經云云者此時方論象象不與經連何轉云合之耶方疑鄭注
與經文相連何忽及象象之合不合耶此史家承上文有象象
二字而誤之耳所以帝又云鄭元何獨不謙耶蓋言孔子以不
合象象爲謙鄭元何不謙而以注合之也是則康成合注於經
皇清經解 卷三言金

經義叢鈔

三

非合象象於經展卷瞭然此皆六朝諸儒廢棄不講以致鄭王
之是非莫辨也又六朝說詩者雖主毛公然開後人攻小序之
端亦起於六朝案闡睢序鄭箋內忽入沈重一段云鄭詩譜意
大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或云小序
是東海衛敬仲所作後人謂小序作於衛宏掎擊百出皆重啟
其端也且以小序爲宏作其妄有二宏後漢光武中爲議郎范
史有傳祇云有毛詩序行世漢以來著書之名或曰序或曰傳
或曰訓或曰解詁其名同實異者難以悉數豈可以卜子之序
爲衛宏之序乎其妄一也考班書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凡當
武帝時鄭公受學馬融爲桓靈間人去宏亦祇百年而毛傳一
本小序鄭箋一本序傳之說乎且鄭豈有不知宏之所作而猥

以爲子夏作耶其妄二也是則致鄭易之不傳卜序之受攻未必非六朝諸儒階之厲也故曰時至六朝其經術流派更有不足深言者矣

磬折說 徐養原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注云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求其弦旣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按今人以角爲主故有弧度古人以邊爲主故有句股一矩有半指句股兩邊之度不指弦度假如一尺爲句一尺爲股是爲兩矩以求其弦得一尺四寸有奇復以一尺爲股五寸爲句是謂一矩有半乃張句股之兩端以觸一尺四寸有奇之弦則句股不中矩而成磬折矣曰必先曰旣而語相應也曰一矩爲句一矩爲股曰

皇清經解 卷三五 五

經義叢鈔

五

一矩有半度相變也曰求其弦曰觸其弦術相成也總之弦度無贏縮其贏縮全在句股注意甚明賈疏以爲設句一尺股一尺則弦一尺五寸果爾則注當云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而以一矩有半爲弦以觸句股之兩端何必先求其弦又何以云觸其弦乎古之磬制但微折而已今作矩形而微倨者非古法也曲禮云立則磬折垂佩謂人身微俛則佩不附身而垂於前也欲知磬折之度觀磬折垂佩之語可得其概韋人爲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注云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鼗鼓同以磬折爲異也鼗鼓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臯鼓長六二尺而中圍與鼗鼓同則又太倨或兩頭稍平而中穹與車人注人帶已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蓋身之曲必當其鬻磬折

立則上俛者尺有五寸

自帶至髻

下直者三尺

自髻至足

益知一矩有半

乃句股之度非弦度也或問車人以一柯有半為磬折與磬氏不同何也曰一柯有半猶一矩有半也凡以一五起數者皆磬

折之度一宣有半一欄有半皆以一五起數必以一柯有半為磬折者宣象人頭磬折象帶下皆以人為法柯欄之形直祇取

其長磬之形曲故以為倨句之度言各有當不可以一徇釋之或用割圓之法以一矩為一象限一柯有半改為一矩有半此

說甚新然柯欄乃直長之物量以角度於義無取且三角八線古無其說改經求合終覺未安要之鄭注簡輿宜就其意通之

乃可議其得失否則不知其得并不能知其失更何從置議邪

量說 徐養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經義叢鈔

七

考工記栗氏為量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實一誦按劉歆斛

制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庇焉此倣考工記而失之者鄭注固已正其誤矣鄭云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

分升之二十二其數必容誦此言內方耳圓其外者謂之脣必疑

當作不此陰驗劉歆也九章算術斛有三等粟一斛積二尺七寸

劉徽曰謂方一尺深二尺七寸米一斛積一尺六寸五分寸之一菽荅麻麥一斛皆積二尺四寸十分寸之三此記言耳三寸實一升則是粟

斛也而鄭以米斛計之者粟斛大米斛小小者猶不足六斗四升之數則非立方一尺明甚蓋誦之形其猶斧平斧背狹斧刃廣誦底小誦口大內謂誦底也外謂誦口也誦底方尺向上則漸大不止方尺矣至近口處乃遠而圓之故曰內方尺而圓其

外若如劉歆之制黼中立方一尺黼外上下皆圓則其實既不
容一黼其重又豈止一鈞而其聲亦安能中黃鍾之宮乎記又
曰其鬻一寸其實一可一寸言其深也不言方者鬻之底卽黼
之底不言可知鬻之四圍亦當微侈不得爲直邊也又曰其耳
三寸其實一升耳三寸不言深與方則是立方三寸矣耳當在
唇下向
下設之故鄭
云可舉也立方三寸其積二十七寸而容一升積百寸則爲
三升二十七分升之十九不滿一豆積千寸則爲三斗七升二
十七分升之一不及四斗然則黼與鬻皆下狹上廣而非直口
益明矣先儒說黼制悉本劉歆未有取鄭注而細釋之者何也

筮說 徐養原

春秋內外傳筮卦言八者三先儒多不得其義今按筮法六爻

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經義叢鈔

三

不變謂之八其占用本卦彖辭故董因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
配亨小往大來然則遇艮之八當占艮之彖辭其繇曰艮其背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姜之不出審矣而史曰是謂艮之
隨姜又以隨之彖辭占之人但知艮之隨不當占隨之彖辭不
知艮之八非艮之隨史言妄耳若夫貞屯悔豫則又何說曰此
再筮也蓋初筮得屯再筮得豫胡肅
明說屯與豫皆有震體內卦曰
貞外卦曰悔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韋昭
說主器者莫若長子得
國之兆也初筮得屯六爻不變再筮得豫又六爻不變故曰皆
八屯六爻不變以屯之彖辭占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豫六爻不變以豫之彖辭占其繇曰利建侯行師是以
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參考傳文義例了然若如舊

解則支離葛藤愈說愈晦矣或曰六爻不變何以謂之八曰九六變而七八不變乾之坤曰用九坤之乾曰用六六爻皆變謂之九六六爻皆不變謂之七八然內外傳何以但言八而不言七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非獨三畫之卦然也即六畫之卦亦莫不然遇陽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八遇陰卦而六爻不變則謂之七艮屯豫三卦皆陽卦也故曰八若三陰三陽之卦則以內卦爲主內卦有乾坎艮震爲陽卦內卦有巽離坤兌爲陰卦或以初爻爲主初爻陽爲陽卦初爻陰爲陰卦朱子啟蒙卦變圖自乾至恆凡三十二卦除乾之外皆陰卦也自益至坤凡三十二卦除坤之外皆陽卦也泰及艮屯豫皆在後三十二卦中非陽卦而何

其卦遇盡其卦遇復皆無變爻者也不言之八省爻耳

皇清經解

卷三書五

經義叢鈔

七

凡筮得某卦則曰遇某之某或訓之爲變失之矣之語辭也蔡墨以龍論乾首稱乾之姤次言其同人其大有其同人者乾之同人也其大有者乾之大有也然則之爲語辭明矣若訓爲變則艮之八泰之八又何說乎古之筮書當如焦氏易林各以一卦爲綱而列六十三卦於下以爲變爻之識別是故乾之姤猶言乾之變爲姤者爾變字可省而之字不可省何也乾綱也姤目也言乾之姤則綱舉而目張言乾變姤則綱弛而目紊

讀周禮小宰注

徐養原

周禮小宰之職掌凡宰之糾禁鄭云糾猶割也察也若今御史中丞疏引應劭曰副貳御史大夫內掌蘭臺圖籍外督刺史糾察百寮故舉漢法況之宋儒謂小宰乃漢御史大夫之職不當

以中丞爲況吾謂不然鄭以小宰掌糾禁故以御史中丞解之
非謂其官同也若果同官則當於序官注之若大府之爲司農
司會之爲尚書職內之爲少內不再注於本篇且如大司徒掌
建邦之土地之圖注云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豈以漢之司空
爲卽周之大司徒乎後漢百官志注於太尉長史下引盧植禮
注曰如周小宰盧氏此言若與鄭異而理則可通漢儒以司徒
司馬司空爲周之三公書傳曰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
馬公三曰司空公鄭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大宰司徒同職者
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
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是周制六
官之外別有三公而三公仍參六官之職也漢初沿秦制置丞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頁五

經義叢鈔

三

相太尉御史大夫等官其後復古三公之制遂改丞相爲司徒
太尉爲司馬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改司馬爲太尉餘悉如
舊蓋漢庭儒者未見周禮故但置三公不設六官是漢之三公
卽可當周之六大其屬各有長史卽可當小宰小司徒之等然
則盧氏以太尉長史釋小宰特以見三公之有長史猶周之建
其正復立其貳云爾若以司徒長史況小宰及小司徒太尉長
史況小宗伯及小司馬御史中丞況小司寇及小司空則比例
更爲密切要之御史之中丞猶太尉之有長史成帝更名御
史大夫爲大
司空置長史司空長
史卽御史中丞也所謂盧鄭二說其理可通者以此夫周之
冢宰卿也小宰中大夫也相去不遠漢之三公皆萬石長史僅
千石尊卑懸絕但取正貳之義足以相況耳又後漢無御史大

夫建安時始設之仍有御史中丞屬少府蓋有糾禁之掌焉故鄭注舉之若以御史大夫爲小宰則必不可彼見漢之丞相卽周之冢宰故爲此說不知御史大夫乃丞相之亞非丞相之屬故改爲司空而與司徒司馬竝爲三公烏得以小宰當之哉

解字 徐養原

凡象形指事之字能生他字而不爲他字所生然亦有生於他字者番象形也而生於采卒指事也而生於衣會意諧聲之字皆他字所生亦有能生他字者告从牛口會意也而譽字生焉蓐从艸辱諧聲也而蓐字生焉其不生他字而又不爲他字所生者如森冢之類象形也戊亥之類會意諧聲也亦有字體繁密必省之而後生他字者屢寢等部是也至若會意之字子母皇清經解 卷五頁五 經義叢鈔 五 難辨然有不可紊者止戈爲武豈乃戈之屬非止之屬因戈以見武也皿蟲爲蠱蠱乃蟲之屬非皿之屬因蟲以見蠱也諧聲之字子母易明然亦有猝難意解者靈固从雷聲矣靈非王之屬而隸於玉部靈巫以玉事神也物固从勿聲矣物非牛之屬而繫之牛部天地萬物始于牽牛也此皆識字者所不可不知然非明于轉注惡足與語此

算法借徵論 徐養原

算法有衰分有盈朒古法也自歐邏巴之說興有所謂借衰互徵者自以爲超妙矣讀九章算經乃知此法古已有之均輪章下數術盈不足章桶以下數術皆是且其立法與說皆比西學爲密蓋借衰者非借衰也乃問中自有之衰耳試以三人買宅一術言之乙倍

甲丙又倍甲乙則甲一乙二丙六者間中自有之衰非借也又
以摘瓜術言之二術俱見同文算指摘三之二又五之一三三相乘得十

五則十五者亦間中自有之衰非借也指也算法以簡捷為貴故有
約分之法今不以一為甲率而以六為甲率不以十五為所求

率而以三百為所求率是棄簡而就煩求工而反拙也若夫疊
借互徵則真借矣不知疊借乃盈朒之本法也假如其買物人

出八盈三人出七不足四八與七皆設言之猶疊借也劉徽曰
所出率謂之假令假令即疊借之謂凡盈不足之數皆從假令

而得是疊借固盈朒本法也若問中無假令則其術本非盈朒
非盈朒而欲御之以盈朒於是別設假令以求之其別設假令

也正其用盈朒術也是故言盈朒則疊借在其中問中之假令
皇清經解卷三頁全

經義叢鈔

笙

與別設之假令皆疊借也即皆盈朒術也豈於盈朒之外別有
所謂疊借互徵者邪

笙詩說上 徐養灑

詩之目三百五篇而止耳或併笙詩數之以為三百十一篇非

也詩有用之堂上者有用之堂下者堂上之詩絃歌之堂下之
詩則曰笙曰管今之詩皆堂上之詩用絃歌而不用笙管史記

曰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此其明證也言笙詩者或曰有
辭或曰無辭吾不得而知也古自有無辭之樂聲師教緜樂鄭

其無詞與鄭司農注樂師曰肆夏宋薺皆樂名或曰皆逸詩是則樂名之與逸詩固有辨矣即便有辭不得

與三百竝列鄉飲酒疏云笙歌之詩各自一處故存者併存亡
者併亡此篤論也且堂下之樂不止笙詩新宮三終金奏九夏

皆堂下之詩也若併堂上堂下而盡數之奚啻三百十一篇若
堂下祇數笙詩而不數其餘其義安在然則其言三百十一篇
者何也曰此爲序所記也序以此六篇皆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鄭氏曰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亦詩篇名也左傳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卽此新宮非也凡賦詩必賦堂上之詩不辭義皆亡無賦堂下之詩詩篇名之同者多矣何必是一詩也以知其篇第之處然則有義者有序無義者無序非必有經始
有序也毛公作詁訓傳引序各冠篇首而此六序無所依附遂
雜廁於眾篇之間至於分什則自鹿鳴至魚麗爲一什南有嘉
魚至吉日爲一什而笙詩不與焉蓋以此六詩原不在三百五
篇之數特作序者偶得其義故連而及之耳迨宋世大儒廢序
說不用其於笙詩黜其序而猶存其題讀者不察則以爲古經
皇清經解 卷三頁五 經義叢鈔

本如是也豈不謬哉

笙詩說下 徐養灝

六經之名出於經解夫詩卽樂章也有詩經復有樂經何居善
乎鄉先生竹軒胡公之言曰有不入樂之詩有不入詩之樂正
風正雅三頌詩之入樂者也風自邶鄘以下雅自六月民勞以
下詩之不入樂者也笙管金奏樂之不入詩者也詩之所重者
辭也欲使學者玩其辭而通其意樂之所重者音也欲使學者
審其音而平其心詩以辭爲主故凡不入樂之詩皆得徒誦而
玩其辭樂以音爲主故凡不入詩之樂皆得倚聲以審其音樂
之異于詩如此康成注鍾師九夏云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
崩亦從而亡然則笙管金奏在樂經而不在詩經明矣漢藝文

志有雅歌詩四篇又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聲曲折
七十五篇漢魏之際杜夔傳雅樂四篇而琴操有古琴五曲其
猶有古樂經之遺意立朱子曰古雅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
壺擊鼓薛鼓之節吾謂樂經有譜而詩經無譜賈氏鄉飲酒禮
疏云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在一處故存者竝存亡者竝
亡吾謂論詩經則有歌詩無笙詩論樂經則笙歌竝列自樂經
既亡歌詩因詩經而傳有其辭而無其譜而笙歌金奏則辭與
譜俱亡矣

夏小正昏旦星說

洪震煊

用後世推步之法求古天星所在不驗不謂術疎反謂經誤吁
可怪也今以夏小正之躔次還求夏小正之天星其有不合焉

皇清經解

卷三夏五

經義叢鈔

七

者寡矣蓋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有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
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
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囚斗杓
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恒向媿訾之口漢起箕尾之問是四者
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繫于日此明言日躔也
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
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
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于經顧讀者不察耳試詳言之正月
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
距營室三十度以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
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于午杓攜于寅衡殷于亥是斗柄縣

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雙三月日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于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內故四月昴始于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即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午故初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于晨始見五月日入戌即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于申衡殷于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即初昏翼加西翼加酉則箕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娵訾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經義叢鈔

三

七月初昏娵訾加卯則龍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麻七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于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懸在下也七月日在翼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于日心比于房而近于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爲遠視伏爲近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即初昏箕加酉箕西下加于酉則東井東上加于卯故十月初昏南門見謂東井見于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于午十月時有養六則營室自昏至旦應厓七辰初昏營室南加于午及旦營室北加于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皆以經求經而

初無豪釐之差上可今于堯典下可通于月令而自唐以來無
有知之者獨何與

孟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八十五終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五

經義叢鈔

美

